**《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书笔记**

**--------约翰·凯恩斯**

《通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是曾经改变过世界、推动人类进程的一本书。它的影响不想言多，我也并非因为慕名而追捧来读，实则上此书读来相当晦涩，若非抱着兴趣，探究，刨根问底的想法，恐怕也早已放弃。

读此书原因有三：，目前的经济学的学科教材多以授课为主，对经济学的理论删减、歪曲较多，难以窥视原貌，以大量的假设、简化为前提离真实世界的运转相差甚远。二，经济学相关教材读物，鲜有对货币、利息、工资、劳动力之类词语背后的本质做过深刻透彻的分析，这些词所包含的意义，在不同作者、读者眼中是一万个哈姆雷特，大部分人用自己的词汇解释去理解他人的思想，抨击、误会常有发生。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挑战，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就是理解经济学的坐标、单位体系。三、经济学是一门融合社会、心理、数学的学科，我个人认为前两者更为重要，一旦需要用到数学公式抽象并加以描述的地方，必然以大量前提假设作为约束条件，然而经济本身充满了人性的随机，对于单纯的用数学来描述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所以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世界的理解，我认为更重要，也是我不断研究的目的因。以下，从书中摘抄了几段凯恩斯的话，我认为他把我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说的很清楚：

“我们分析的目的不是提供一种机械的或盲目的计算方法（指对于经济的计量），使我们得到一个准确无误的答案，而是提供给我们一种有组织的、有序和针对特殊问题的思考方式。通过对这些复杂的要素逐个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得到暂时性的结论，之后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尽量估计到各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本质，任何应用刻板的思考原则的方式都会引导我们走向错误。

……….

在近代的‘数理’经济学中，太多的假设看似炫目，实际上并无帮助的数学符号中，失去了辨别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关性的眼光”

我把这段话放在这里以正视听，常有人对我说经济学没有用，他们说的对，对于没法赚钱的学科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确实不无道理。但是我喜欢这门学科带给我的变革和对世界全新的理解方式，这本身已不是用财富的单位能衡量的了。

《通论》这本书很可能是今年（2017）读过最难的一本书了，克服它我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这篇笔记会在随后第二遍的通读中记录我对此书的理解，同时也是对自己知识的梳理总结以及阅读轨迹的记录，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陈之麟 2017.06.04 杭州 黄龙国际 作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古典经济学论述价值和生产理论时，常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两个问题上：

1. 一定量的雇佣资源数量在不同用途间分配的问题
2. 在假定一定量的雇用资源数量的情况下，决定这些资源的相对报酬，以及利用这些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价值是由什么条件决定的问题

凯恩斯指出：这种纯粹的理论很少对诸如什么因素决定了可用资源的实际可用数量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讨论。凯恩斯的意思是：纯粹的依靠假设前提来探讨问题与现实的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凯恩斯在书中都会尝试探讨这些因素，他想探讨的是真实的情况下，使理论与现实出现差距的因素，比如：人的心理、货币幻觉等因素。

凯恩斯进一步尝试做的是：把价格理论和价值理论重新联系起来。他认为把经济学划分为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货币理论是一种错误做法。他认为正确的划分方法是：

1. 关于单个行业或厂商的理论，即研究给定的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分配和报酬的理论
2. 关于总体就业量和产量的理论

凯恩斯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对个别行业或厂商，那么就可以建立这样的假设，即所雇佣资源的总量是常数，而且同时其他行业或者厂商的条件也是不变的，那么此时就可以不考虑货币的重要性。但是要把研究的问题转移到决定总产量和就业的问题上来，那么就需要完整的货币经济理论。即凯恩斯认为：货币的本质在于把现在和未来的关联起来。

以上是凯恩斯关于经济学的一些看法，以及研究的出发点，这些观点分布在书的各处，我整合起来而已。我个人认为凯恩斯将理论和现实的偏差的因素研究清楚，并以此为基础点来探索全新的经济学。凯恩斯论述是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开始的。从以下开始：

凯恩斯认为古典理论对于就业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基础假设之上：

1. 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2. 在给定就业量的条件下，工资的效用等于这些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对于第一条假设（1），它有个前提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存在不完善的竞争，那么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产生就是不相等的。

这个假设的内涵在于，在给定的组织、机器设备和技术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和劳动力的输出量是相关的，随着雇佣的劳动力的增加，实际工资也会下降。这是因为在短期内，虽然就业量的增加，但是用工资物品衡量的每单位的劳动力的报酬是减少的，而利润是增加的。即规模报酬递减原理，边际产量随着就业量的增加呈现减少趋势，同时以该产品所衡量的工资水平也会降低。

负效用：存在这样的一个效用或工资水平，使得个人或者团体有充足的理由选择不去工作，而不接受比某一最低的工资水平还要低的工资

对于第二条假设（2），存在这样的一个效用或工资水平，使得个人或者团体有充足的理由选择不去工作，而不接受比某一最低的工资水平还要低的工资。该条假设的意思是一个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取决于维持给定数量的劳动力能够进行工作的数量。

对于这两条古典的假设来说，其实劳动力的雇佣量实际上已经被确定了。让我们模拟一个场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多生产并卖出他们的产品，生产产品所需雇佣的劳动力的量，即劳动力的需求情况表（劳动力需求曲线）已经可以被确定（第二条基础假设的“给定就业量”），同时根据第一条假设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企业的边际商品产出的价值，我们可以知道企业在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时愿意支付的工资。第二条假设告诉我们，工资的效用会决定多少的就业量（这里说的是劳动者愿意参与的就业量，是劳动者的角度），在一定工资水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劳动，即劳动力供应的情况表我们也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劳动力的需求表（劳动力需求曲线）和供给表（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确定出雇佣多少劳动力，劳动力的数量会固定在这样一个点上，在该点上劳动力的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古典理论关于失业的看法，既然负效用的存在，其实，古典理论认为失业的情况就两种：1.摩擦性失业 2. 自愿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比如从一种雇佣状态到另一种雇佣状态需要时间，这种“变化工作状态”造成的短暂失业。

自愿性失业：由于立法、社会实践、集体议价、对变化的迟钝反映和个人的固执等原因，人们拒绝或不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所造成的失业。

所以对古典学派的理论而言是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的”。

实际上来说，总会存在这样的一些事实：即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工作，但是却常常找不到工作。古典学派对这一观点的看法是：在每个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劳动力都愿意进行工作之前，现行工资水平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许已经得到了满足，之所以他们会选择失业是因为不愿意在更低的工资水平下工作，如果他们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那么社会的就业量就会增加，实际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和假设，就是：工人们达成了某种协定和默契，拒绝接受现行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这种失业的原因实际上来说是：由于集体工资协定的结果引起的。

为了后文的论述我们需要引出两个概念：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区别；以及劳动者对这两者的态度，凯恩斯后文的论述都是基于这两点开始的。

假设：劳动力不准备为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对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导致劳动力从已经被雇佣的劳动力市场退出。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推论：现行的实际工资是否准确度量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答案是否定的。

货币工资：简单来说就是以货币为基准的劳动所得的报酬

实际工资：就是以物品价格衡量的工资报酬

举个例子，假如这个月的劳动报酬为100元可以购买100袋的大米，突然下个月大米供应量减少导致大米价格提升，那么下个月的劳动报酬100元只能购买50袋大米，此时货币工资名义上是100，实际上以大米作为参照物与上个月相比实际工资是50.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推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是无法被实际工资准确衡量的，假如现行的工资水平下降是由工资物品（你可以理解成劳动者被雇佣然后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即实际工资在减少，货币工资（名义工资）相对减少（实际的值可能没变），那么此时货币工资价值的下降未必会造成劳动力撤出，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内，劳动者所要求的是最低的货币工资而不是最低的实际工资。如果劳动力的供给，不是以实际工资为唯一自变的函数，那么每一次的价格变动都会导致劳动力供应曲线变动，因为劳动力对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概念容易混淆，货币幻觉导致人们往往没有看破货币的面纱看不透实际工资。所以古典理论的方法是有它特殊的假设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劳动力能够清楚认到实际工资的假设就是一个。

所以劳动力坚持要求的是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当发生货币工资的相对减少时，劳动者并不总是会把他们从市场中撤离出来，同时从市场撤出本身也是隐含了劳动者有一同协同工资的能力。

所以对于“在给定就业量的条件下，工资的效用等于这些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条假设来说不是这么可靠,它有几个隐含的前提：

1. 劳动者协同工资的能力
2. 能看破货币的面纱，并根据实际工资做出决策

从全行业、宏观来看看，货币工资的变化和实际工资的边变化方向是一致的，这里描述的是宏观的均值。但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行业来看，货币工资的变化和实际工资的变化方向大多数情况是相反的，这是因为货币工资的变化和实际工资的变化有各自独立的原因，往往伴随着他们的是就业量的下降，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比较容易接受货币工资的减少，当产量减小而资本设备不变时，给定资本设备的边际生产力就会增大，相应的实际工资就会不可避免得上升。可以理解为，以该特定行业生产商品的价值与其他行业生产的商品衡量的价值的提升，是该特定行业生产商品对应的边际产出对应的工资的购买力提升。

但是古典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依赖于劳动者和企业主之间的关于工资的讨价还价。其实实际工资的趋向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效用的假设，显然是建立在假设劳动者处于可以自己决定他工作的实际工资的位置，尽管他决定不了在这一工资水平下这一工资水平下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数量。

其实古典理论的结论是适用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他并不仅仅意味着如果一个单独的个人接受其同行所不愿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的减少就可以获得被雇佣的机会，这些结论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一般会伴随着货币工资水平的减少，同时会引起实际工资的减少，尽管很多情况下这种减少是不成比例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劳动力工资的决定的误区，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力总能够决定自己的工资，其实，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劳动者并不排斥与增加就业量相联系的并且保持相对不变的货币工资水平的实际工资的减少，除非实际工资的下降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劳动者所得的货币工资，从本质来说，只是反映了实际工资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中的分配。

对于失业，除了古典理论指出的两种失业：“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凯恩斯提出了第三种失业：“非自愿性失业”,非自愿性失业是指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在工资物品的价格小幅上涨时，仍然愿意在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下进行工作的劳动力的总供给与总需求都大于现存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处于非自愿性的考虑而失业的现象。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充分就业情况，我们知道古典理论总是假设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随后对古典理论的平行公理提出了疑问，“总产出的需求价格与其供给价格是相等的命题”，这个理论是古典理论的基础。

在本章中，凯恩斯指出了古典学派所建立的理论假设：

1. 实际工资等于现行雇佣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
2. “非自愿性失业”不存在
3. 供给自己创造需求

关键词：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边际负效用、劳动者不具有协同工资的能力、劳动者无法区分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古典理论认为的劳动力供给是以实际工资为唯一自变的函数

**第二章 有效需求理论**

这一章对一些概念做一些一般的解释，并提出凯恩斯总结性的论述：

要素成本：为生产要素的当前服务而产生的支出，我们称这种支出为雇佣劳动力的要素成本

使用者成本：从其他的企业主购买产品而产生的支出，以及利用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即没有使机器闲置而发生的折旧费用，我们称这种支出为就业劳动力的使用者成本。

总供给函数：Z代表雇佣N个人生产出产品的总供给价格，那么N与Z之间的关系表示为Z=O(n),这是总供给函数

总需求函数：假定D代表企业主期望从雇佣N个人中所获得的收益，那么N与D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D=f(N)，那么这是总需求函数

有效需求：D在总供应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焦点上的值，称为有效需求

古典理论常说：“供给自己创造需求”，这条理论凯恩斯认为这是建立在，消费和需求同比例变动的基础上的，大部分的时候当产量的提高，需求的提高是略低于产量的提高的。

凯恩斯基本的理论框架如下：

当就业量增加时，总的实际收入是增加的。社会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当总的实际收入增加时，总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总的消费没有总的实际收入增加的多。所以，如果所有的就业量都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额，那么雇主们会受到损失。因此，为了满足任何给定数量的就业量，当期投资的数量必须足够吸纳在该就业量水平下超出社会选择总消费量的那部分产量。假如得不到这个投资量，那么企业主的收入将会比引导其雇佣这个数量的劳动力的收入要少。因此得出结论：假设社会的消费倾向是常量，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将取决于当前投资额，就业量的均衡水平是指不存在吸引雇主们增加或减少劳动力要素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期投资额依赖于我们所说的投资的诱惑，而投资的诱惑依赖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各式各样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贷款利率。

因此给定了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就只有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而除了这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外，其他的所有水平的就业量都会引起产量的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的不均衡。这个均衡的就业量通常不能大于充分就业水平。也就是说，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凯恩斯的理论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 在给定技术、资源和成本的情况下，收入（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 社会收入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用D1表示，它依赖于社会的消费心理，我们称之为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消费依赖于总收入的水平，因而也就依赖于就业水平N，除非消费倾向改变。
3. 企业主决定雇佣的就业量N取决于D1和D2之和D，D1代表社会的预期消费量，D2代表预期的新投资量（此投资非金融领域投资理财的意思，也不是投机的意思），D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有效需求
4. 由于D1+D2=D=O（N），O代表总供给函数。由于D1是x（N）的函数，所以O（N）-x（N）=D2
5. 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取决于1.总供应函数2.消费倾向X 3.投资量D2
6. 对于每一个N值来说，在工资产品的工业中都有相应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之对应，这对定了工资。但是该条受限于这样一个条件：N不能超过真实工资减小到等于劳动边际负效用时的就业量
7. 对所有的就业量来说，D就等于O(N),只要就业量N小于它的最大值，那么就业量就始终处于均衡的位置。也只有在N达到最大值时候，才是古典学家说的稳定均衡点。
8. 当就业量增加时，D1也会增加，但是不如D增加的多。因为我们的消费会随着我们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是不如收入增加的多。

关键词：总供给=D1+D2=D=O（N），总需求函数，消费倾向决定了社会收入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单位的选择**

国民收入，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取决于净产量，必须从当期的产出中减去本期开始时现存的资本设备存量的损耗，两者之差才是社会的净增加量，它既可以用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消费，也可以牺牲当期的支出而留作资本的储蓄。但是这样一种数量化的科学，会因为社会产品的产出和服务是不同质的，而受到挑战。

在计算社会净产量时，要计算资产设备的净增加时，会变得很困难，因为没有相对参考的标准，也不能依靠数量的变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概念引入了价值变化的概念。但是新技术的出现，在比较新旧两种资本设备时，是没法比较两种设备的价值的，因为没有令人满意的单位系统，对这些问题的精确定义是没法完成的。

所以凯恩斯想说的是：找到一种单位体系，以此来参考衡量价值变化进而进行计量，纯粹的依靠数量判断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在每个特定的场合，企业主都在做决策：在给定资本设备的情况下，应该雇佣多大的劳动规模。实际上是说：总需求函数的增加将引起总产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在资本设备不变的情况下将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就单个工厂和行业来说确实可以说出产量的增减，但是在谈论所有工厂的生产活动时，就不能合理说出增减。除非用一定资本设备上投入的劳动量作为标准来进行描述。同时还需要假定在特定资本设备上向联系的就业量和该就业量下的产量之间具有良好的指数关系，或者说这两者同增减。

因此在讨论就业理论时，就必须引入两个基本的数量单位，货币价值量和就业量。前者是同质的后者可以变为同质的。因为只要劳动的等级、种类和薪水具有相对稳定的数值，那么就可以把单位就业量定义为普通劳动力工作一小时。对于特殊的劳动力而言，其就业量就得按照劳动报酬决定，如果特殊劳动的报酬是其他普通劳动力的两倍，那么特殊劳动力的就业量就是普通劳动力的两倍，这里用到的假设其实是：劳动者的报酬由他的边际效率决定。

我们称衡量就业量的这种单位为劳动力单位；一劳动单位所得的货币工资称为工资单位。如果E为工资或薪水，W为工资单位，N为就业量，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E=N·W

劳动力的同质假设不会被以下事实推翻：因为每个人的特殊技能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对不同工作的适应性也会不同。假如工人的报酬与他的效率成比例，那么我们在计算劳动力供应时，每个劳动力都不是同质的，就需要按照工人所得的报酬的一定比例进行计算把各种工人间的差异也充分考虑在内。另外，由于产量的增加，一些工厂不得不雇佣那些对他们来说，工作效率越来越低的工人，这是导致随着雇佣劳动力的增加而资本设备的边际产出递减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把劳动力这种非同质性包括在资本设备之中，当产量增加时，我们认为是资本设备变得越来越不适应雇佣劳动力单位，而不是劳动力单位不适应同质的资本设备。因此如果专业化的劳动力不足，雇佣技术不熟练的工人，那么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意味着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资本设备报酬的递减速度。如果不同劳动力间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他们彼此之间是无法替代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当专门用于某种资本设备的可用劳动力都雇佣完毕时，这种特殊资本设备所生产的产出供给弹性突然降到了0，除非各种劳动力的相对报酬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对就业量的计算按照劳动报酬决定的，这样会导致劳动力在各个行业间的流动，导致劳动力供给和供给函数的形状迅速发生变化。

关键词：就业量定义为普通劳动力工作一小时、E=N·W 、劳动力这种非同质性包括在资本设备之中

**第四章 决定产量和就业量的期望值**

所有产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生产者付出成本进行生产（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之间通常会有一段时间间隔，有时这段时间会非常的长。同时，企业主要形成最好的预期值，当经过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时间间隔后，当生产者准备好供应消费者产品是，该期望值能够最大地接近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的商品量。只要生产者选择进行生产，那么生产者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而只是被这些期望引导安排生产。

这些生产决策依赖的期望值可以分为两类：

1. 第一种期望关心的是价格，此时生产者开始进行生产时，就会预期当其完成生产时从自己的产品中得到多少回报
2. 第二种期望：关心的是制造商所希望得到的未来收益，生产者在购买产成品作为对其资本设备的补充时，才能计算这种关于未来报酬的期望值。

我们称第一种期望是短期期望，第二种期望是长期期望。

在决定某种产品的每日产量水平时，该产品的短期期望值将会成为每个厂家的行动因。也就是:对各种可能产量规模下的产品成本与该规模下的产出收益的期望值。

对于产品的生产与实际销售而言，只有这两者能够影响或修改以后的期望值的前提下，才同就业量发生联系。从另一个方面讲，原始的期望值与就业量也没有关系，只有在真正决定接下里的产量时，这些原始的期望会引导企业获得生产这些产量所需的资本设备、中间产品的库存及半成品，但与就业量还是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期望值的变化只有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对就业量产生明显的作用。在短期中，这种期望值不会对就业量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我门假定一种期望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使其能够对就业量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期望值发生任何的状态变化，在此就业量下不会发生任何的就业量的变化，那么我们把这种稳定的就业量可以称为与该期望值相对应的长期就业水平。

关键词：该期望值相对应的长期就业水平

**第五章 收入、储蓄、投资的定义**

收入：

A：任何时间内，某一企业主都要出售产品给消费者或其他企业主以换取一定的现金，A表示这笔现金。

A1：企业主也会花费一笔现金从其他人那里购买一些产品，用A1表示

G：企业主还会拥有一定的资本设备，其中包括尚未完成生产的半成品，以及一定量的库存成品，用G来表示

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时，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G是企业主两种活动的净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主通过向其他企业主购买，或者自己维修来维持或提高资本设备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产品而导致已有的资本设备损耗

B’:假设企业主不决定将生产设备用于生产，那么他仍需要支付一笔费用来维护和提高资本设备的价值，遮笔费用记为B’

G’:经过一个维护周期后，资本设备的最终价值变为G’

G’-B’：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企业主支付了一笔费用B’使得资本的价值变为了G’。G’-B’表示上期继承到本期的资本设备最大净值。最大净值是指：上一个生产周期没有进行生产，只有维护费用B’。

注意凯恩斯这里的表达式，都是价值计算，不是价格计算，只有价值可以转移的，而价格标示这种价值的转移是没有意义的。

G-A1：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企业主花费了A1的现金，来购买生产的原料，进行生产，使得资本在本期生产结束后资本价值变为了G。那么G-A1表示，花费了A1的现金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后，资本的最终价值为变G，后企业主的总资产。

注意这里我要做出解释：凯恩斯这里谈论的G，G’都是资本设备的价值。A，A1，B’是现金，不是价值。所以G’-B’， G’-A1不能用数学数值加减的意义去理解，而应该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在这里凯恩斯隐含得区分了资产的价值和现金，即他默认把资产设备和企业主持有的现金整体作为一个企业主的全部所有，且资产设备的价值和现金是分开来独立的，即使A的根本来源于资产设备的产出。

（G’-B’）-（G-A1）： 很显然，表示为了生产A而消耗的价值。又叫使用者成本，接下里我们会花一篇幅看一下凯恩斯对使用者成本的理解：

使用者成本：A1+（G’-B’）-G

从上期的生产周期锁继承下来的资本设备的增值为G-（G’-B’），这也代表了企业主在本期的生产中对其资设备的投资为I（不是金融领域的投资的概念）

由于该企业主在本期进行生产而得到了一定的收入，为此其所承受的使用成本为A1-I，这个是上述使用者成本公式的变形。其中A1代表他从其他企业主那里购买的产品价值，而I则代替他对本期生产中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设备的投资。

使用者成本：A1-I

当A1等于0时意味着，这个生产周期内没有进行生产，使用者成本等于负投资，意味着使用者该资本设备而造成得到本期折旧

（G’-B’）-G和G-（G’-B’），区别的意义在于前者假定进行生产后，资本设备价值降低，后者假定没有进行生产资本设备价值上升。

凯恩斯认为：短期供给价格等于边际要素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

在讨论整个社会的总产量时，把短期供给价格当做边际要素成本的做法，在讨论整个社会的总产量时，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在讨论单个厂商和一个行业的产量时，就会使得分析脱离现实，因此凯恩斯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供给价格”之内，这与平常所说得到“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建立长期供给价格与短期供给价格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利用使用者成本与补充成本这两个概念，产品的长期成本等于补充成本与预期成本之和，而且为了得到正常的利润，长期供给价格必须超过长期成本与一个数值的乘积，这个数值就是与资本设备的使用年限和价值相同的一笔资金的利息率，因为有标准利息率，我们必须在长期成本中加入另外一种被称作风险成本的东西，这种风险成本能够补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可能性差异。所以长期供给价格等于直接成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四者之和。

如果资本设备处于使用中的状态，那么此时它的一部分价值损失才会体现出来。如果这部分的价值损失在资本设备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得到弥补，那么它就会被计算到使用者成本之内。

使用者成本是现在状态与未来状态之间的联系纽带

U：价值A的使用者成本用大写字母U

F: 企业主为获取生产中需要的其他要素而支出的费用，称之为价值A的要素成本，用F表示那么，要素成本对要素的生产者来说是他们的收入

产出A的直接成本：要素成本F和使用者成本U的和

定义收入：企业主的收入为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企业主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减去其直接成本。换句话说，企业主的收入取决于其生产规模。由于社会其他企业主的所得等于该企业主的要素成本，所以总收入等于A-U

企业主在决定其他生产要素的雇佣量的时候回预先估计收入与生产要素成本的差额，并最大化它的收入。

使用者成本通常为正数，因为在社会分工的经济体系中，资本设备的大部分都是由不同的部门或厂商来制造的，只有企业主使用自己的劳动来生产资本设备时，使用者成本才可能为负值。

如果把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周期的总消费量等于E(A-A1),总投资量I等于E（A1-U）。在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中，A1=0，消费等于A，投资等于-U,也就等于G-（G’-B’），之所以引入A1是为了找到一个简单又适用广泛的方法。

有效需求是指企业主期望得到的总收入，包括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这些收入是建立在企业主决定提供多少当期的就业量的基础上的。总需求函数正好表达了这种就业量与企业主期望从该就业量基础上的产量中能够得到的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的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与总供给函数相交，在这一点的就业量上，正好能够最大化企业主的预期利润。（记住凯恩斯所说的总供给函数是：社会的预期消费量+预期的新投资量，不要用古典那套来理解）同时供给价格在使用者成本为0的时候，等于边际要素成本，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要素成本。

资本设备的价值在一个生产周期的开始与结束是不同的，这种价值的变化一部分是由于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作出的自愿性决策。另一部分是由于非自愿性的决策。比如：折旧，自然灾害。我们把非自愿且并非不可预期的资本设备的折旧称为补充成本，用V来表示。

V: 把非自愿且并非不可预期的资本设备的折旧称为补充成本，简单来说就是计算净收入时从收入中减去的那部分

凯恩斯想讨论的是：不包括在成本之内的那部分可预期的折旧，就是补充成本。

在计算企业主的净收入和净利润时，通常需要从企业主的收入和利润中扣除一笔估计的补充成本。这是因为从企业主的心理角度来说，当其在考虑能够花掉多少或能储蓄多少的时候，它的内心已经把补充成本从总收入中扣除了，当他作为生产者决定要不要使用资本设备时，主要考虑的是上面定义的直接成本和利润。当他作为消费者考虑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补充成本。因此在定义总净收入时就等于A-U-V。

V的大小在决定当前的消费量时，对人们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净收入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净收入就是通常所说的在一个人决定当前的消费量时所考虑的可用收入。

储蓄与投资

储蓄：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

假定A1代表一个企业主向另一个企业主所购买的产品价值，这样就可以解决消费者或是投资者的区别，也就是说哪怕是卖房地产，房地产也是商品。

E(A-A1)：消费支出

E（A）：代表某个时期的总销售量

E（A1）：代表一个企业主向另一个企业主的总购买量

U：代表所有企业主的总使用者成本

既然收入等于A-U，消费等于A-A1，那么储蓄等于A1-U，净储蓄为净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那么净储蓄等于A1-U-V（注意不要从个人，单位厂家去理解，从宏观的产品的总量去理解，一个时期内，共生产A，共消费也是A，卖出的商品要么被消费掉了要么算作投资，他人从你这里购买了投资品当做了他自己的储蓄）

对收入的定于能够得出当前投资的定义，及某个时期的生产活动中所用的资本设备的价值增值。 很显然这等于储蓄的定义，储蓄是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从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任何时期生产活动给企业主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获得的价值A，为了生产得到价值A，企业主从其他的企业主购买了A1下，从而有了进行生产的资本设备，这些资本设备在生产得到A的过程中价值损耗为U（如果U为负值，就用-U来表示）。在该时期，产出的产品价值为A-A1的部分被用于消费。而A-U超过A-A1的部分，即A1-U代表该时期的生产活动都造成的资本设备的价值增值，也就是这个时期的投资。同时A1-U-V也代表资本设备的净增加值，如果正常使用资本设备的价值为正常损耗，不计算资本设备在使用中的损耗和设备价值的意外变化，那么A1-U-V也代表该时期的净投资。

既然储蓄额是个体消费者集体行为的结果，投资额是个体企业主集体行为的结果，那么储蓄额与投资额必然相等。因为他们都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只要收入等于当前产量的价值，当前的投资等于当前没有被消费的产量的价值，储蓄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

收入=产量的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所以，储蓄=投资

储蓄与投资之所以相等，是因为交易的双方的互通性，一笔交易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面是消费者或是资本设备的购买者。收入生产者通过出售产品而得到的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然而很显然，其生产的全部产品或卖给消费者，或卖给其他的企业主，并且每个企业主当前的投资都等于他从其他的企业主那里所购买的资本设备超过其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因此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称之为储蓄，不可能不等于资本设备的增值部分，即我们所说的投资。

关键词：总储蓄、总投资、总消费、总收入、储蓄=投资、使用者成本、直接成本、补充成本

**第六章 进一步研究储蓄和投资的含义**

关于投资在流行的说法中，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个人或公司对新的或旧的资产的购买的行为。有时，投资被严格限制在购买有价证券的范围之内。但凯恩斯把购买房屋、机器设备或成品，以及半成品称为投资。新投资是指用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购买任何种类的资本设备的行为。而把出售资产的行为称为负投资。

总投资相当于通常定义的净投资，即任何类型资本设备的净增加值。

这是凯恩斯的看法，其他学派的看法不一要注意区分。

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实际上就是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企业主决定的，因为企业有这样的动机，即最大化其当前利润与期望利润（企业主把使用者成本分配并使用于资本设备中，从而期望能够在资本设备的使用年限内获取最大化的报酬）。能够使企业主的利润达到最大值的就业量，取决于总需求函数。而总需求函数又取决于在各种不同的假设条件下企业主能够从他们投资与消费中所获取的预期收益。

在前一个生产周期的就业量和产量给定的情况下，投资超过储蓄的期望值的增加将会吸引企业主增加就业量和产量，凯恩斯想说的是就业量实际上是由企业业主对有效需求的预期与估值决定的。

虽然储蓄和投资从概念上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却有区别。通常人们认为储蓄者和银行间可以相互配合从而让储蓄消失在银行系统中，因为这些储蓄就不会用于投资。或者相反认为，在没有任何储蓄的情况下，银行可以让投资的发生成为可能。但是没有任何人在没有获取资产的情况下可以储蓄，不论这种资产是现金、债券还是资本。同样也没有人能够获取之前不曾拥有的资产，除非这样的资产是被新生产出来的，或者其他人把这项资产出卖。在第一种获取资产的途经中，会存在相应的新投资。在第二种获取资产的途径中，有人会具有负投资。那个具有负投资的人失去了财富，肯定是由于他的消费超过了收入，而不是由于资本资产价值的变化而引起的资本账目的损失。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他之前拥有的资产受到了损失，而是他按照资本设备当前的价值出售之后，没有将他的所得转而购买其他的资本设备用来生产，而是把这些出售款全部用于消费。也就是说，他的消费超过了当前的收入。此外，如果银行要抛售某项资产，一定有人用现金和它交易。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第一个人的储蓄与其他人储蓄的总和必然等于当前新投资的数量。（记住储蓄多了消费少了，他人的收入也会减少）

**第八章 消费倾向：客观因素**

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总供给函数主要取决于供给的物质情况。

总供给函数代表的是：雇佣N个人生产产品的总供给价格。

总需求函数代表的是：企业主雇佣N个人从中所期望获得收益。

总需求函数描述的是预期的收益，总供给函数代表的是实际值。和教课书定义的不一样，注意区分。

总需求函数表示任何给定的就业量与在该就业量水平下所期望实现的收益之间的关系。这一预期收益是两个数量之和，即就业量处于一定水平下的消费总量与投资总量的和。

这一章讨论的是：影响总需求函数的第一个因素：消费量是如何决定的。

三个要素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消费量：（1）收入水平 （2）客观环境 （3）人们的主观需求、心理倾向和个人习惯，以及收入的分配原则。

对于第三点而言，虽然主观因素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短时间内，它很难发生较大的改变，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或革命情况。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或社会类型的角度来对消费倾向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必须考虑主观因素的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在一下讨论中，一般把主观因素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并假定消费倾向依赖于客观因素的改变。

对于第二点而言，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有以下几点：

1. 工资单位的变化。如果工资单位（一劳动单位所得的货币工资）发生变化，在给定就业量水平下，消费支出将会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这种同比例变化如同物价随工资单位的变化而发生同比例变化一样。但是实际工资的增加往往小于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的增加（实际收入的增加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
2. 收入和净收入之间差别的变化。消费量依赖于收入，不如说消费量依赖于净收入。不同的收入与其对应的净收入之间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两者的唯一的函数关系。
3. 资本价值的突然变化。 这些突然的变化再改变消费倾向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富人对这些反应很敏感。，引起短时间内消费倾向发生变化
4. 时间贴现率的变化。也就是现在的物品与未来的物品之间的交换比率的变化。 在短期内，在给定收入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化对一个人消费量的短期影响时有限的，除非利率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在长期内确实会对消费倾向产生影响，但是变动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5. 财政政策的变化。对于每个人而言，引导个人储蓄的吸引力在于人们期望得到未来的收益。财政政策会影响税，利率，这些都会对人们的消费倾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6. 人们对个人当前及未来收入水平期望的变化。

在给定情况下，假定工资单位不发生变化，那么消费倾向就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能够使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利率和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化也能使消费倾向发生变化。但是除了这几个因素外，其他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我觉得还房贷也是影响因素）

总结来说：在给定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支出变化基本取决于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由于其他的要素总是有能力处于变化的，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收入（有效需求是指企业主期望得到的总收入，包括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这些收入是建立在企业主决定提供多少当期的就业量的基础上的）在原则上来说是作为主要的变量来影响并决定消费量的，而消费量是总需求函数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所依靠的要素。 一般而言，当人们的收入（也是实际收入）增加时，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量不如收入的增加量；收入增加后，储蓄的比例是否会增加是不确定的。进一步来说，就业量和总收入增加时，并不是所有增加的就业量都被要求用来满足消费量的增加，换句话来说企业的实际收入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增加的就业量，导致的生产产品的增加和消费量的增加是不等同的，消费量的增加偏小，所以除非有增加的投资能够消化掉两者之间的差额，否则这些增加的就业量就不能获得利润，是无利可图的，所以就业量是只能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这里是重点哦）

我们绝对不可以低估已经证明了的重要事实：即就业量是预期消费量和预期投资量的函数。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消费量是净收入的函数，也就相当于是净投资量的函数。因为净收入等于净投资加上消费量（A-U-V = A1-U-V+A-A1）。也就是说，在计算净投资量时，折旧等被认为必须扣除的储备金额越大，净投资量对就业量的影响就越小。

但是有一种情况不能忽视，，那就是储备金额（或者说补充成本）全部用于已经存在的资本设备的维修情况。当储备金额超过了当前维修资本设备的成本时。那么此时人们往往看不到它对就业量的正向影响。因为储备金额超过当前资本设备维修成本的部分既不会直接导致当前投资的增加，也不会被用于当前的消费。因此这部分超额资金必须用于新投资，已达到平衡。然而对新投资的需求与当前旧设备的损耗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储备金额是为了当前旧设备的损耗而存在，这就导致能够产生当前收入的新投资必然会相应得减少；而对新投资的需求就会更加强烈，因为新投资是能够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的，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使用者成本在内的消耗，只要它的这种损耗在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补偿。

下面以一栋房子为例进行说明。假定一栋房子一直能够被居住，直到它被拆除或弃之不用，如果从租客付出的租金中提出一部分资金记作房屋拆旧，可是房主既不愿意把这笔它作为资金用于维修房屋，也不愿意把它作为净收入用于消费。那么不论这笔资金是U的一部分还是V的一部分，它在房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不利于就业量的增加，只有当这栋房屋不得不进行重建时，它才会对于就业量的增加产生一定的作用。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就业量受到总需求的限制。总需求（不是总需求函数，就是字面上的全部商品需求的总和）只可能来自现在的消费或现在为将来的消费而做的准备。消费一部分由现在来满足，一部分由过去生产的产品来满足，即由负投资来满足。消费由后者满足的程度，决定了当前总需求的缩减程度，由于消费的一部分由过去生产的产品所满足了，那么当前的一部分消费支出就能不能再转变为净收入的一部分了。反之，如果当前的生产是为了满足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那么就会造成当前总需求的增加。所有的资本投资迟早会以资本负投资的形式而终结。因此随着资本的增加，使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而且超过的数值必须大到能够补偿净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缺口，这成为日益困难的问题，当人们预期未来的消费支出会增加时，新资本的投资超过负投资的这种情况才会发生。每一次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今天的均衡时，就会导致明天的均衡更加的苦难。只有预期到未来的某天消费倾向会增加，今天消费倾向的减少才更符合公众利益。

**第九章 消费倾向：主观因素**

在给定收入水平的情况下，这里还有第二种影响消费量的因素，即主观因素和社会刺激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消费支出的多少，当然是在相关的客观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

通常来说，存在8种主要的激励或者说具有主观特征的目标能够导致人们不把他们的收入用于消费开支。它们分别如下：

1. 积聚一笔储备金以应对不时之需
2. 预防个人和家庭未来的收入和需求与现在的有所不同，例如养老和家庭教育等。
3. 获得利息和财产的增值，因为未来可能发生较大的消费，需要控制现在较小数量的消费
4. 享受逐渐增加的消费开支，因为人们都是希望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的，而不是相反，即使享受逐渐增加的消费开支的能力会越来越低。
5. 享受独立的生活和事业成功的成就感，尽管对具体的行动还缺乏清楚地理解和明确的目的
6. 获得从事投机活动或从事某种商业项目的资本
7. 积聚遗产给后代子孙
8. 满足纯粹积累财富的欲望，虽然不合理，但却会在事实上抑制消费

除了个人储蓄之外，还有大量的被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种社团和公司所控制的收入，这些机构的储蓄动机与个人的储蓄动机基本相同。其主要动机有如下：

1. 经营动机----为了获得进一步进行资本设备投资的资源，而不需要另外在市场上筹集资本或借债
2. 流动性动机----获得流动性的资源，做意外事件、困难情况和衰退情况的资本储备
3. 改善动机----获得逐渐增长的收入，
4. 保守动机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在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乘数可以在总就业量、收入和投资率之间建立一种准确的相互关系。

凯恩斯研究的是实际收入的变动，是由于在资本设备的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以劳动单位衡量的，不同的就业量所引起的，所以实际收入会随着雇佣劳动力单位数量的变化而增减。凯恩斯先做了一般性假设：假定边际报酬递减，给定资本设备所雇佣的劳动力单位增加时，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增加的比例将大于就业量增加的比例，同样的，就业量增加的比例也将大于以产品衡量的实际收入增加的比例。以产品衡量的实际收入和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将会同时增减。一般来说，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的增加和减少的比例大于实际收入增减的比例。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事实：在全局来看，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和实际收入总是同时增减，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变量。

按照一般的心理法则，当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减时，人们的消费欲望也会增减，但是后者增减的程度不如前者。我们把每一份工资单位的改变引起的消费量的改变叫做边际消费倾向（1-1/k）。

边际消费倾向告诉我们产量的增加时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的（边际消费倾向讲的是消费量的改变，投资量的改变要减一减）。因为工资单位的增加量=投资的增加量+消费的增加量（积分的那个d）。工资单位的增加量内含着产量的增加，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产量的增加是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分配的。

K为投资乘数，它告诉我们，当总投资的增加量为一个单位时，收入的增加量将是总投资量的K倍。

除非人们准备增加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储蓄，否则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投资量的增加是不会发生的。一般来说，公共部门储蓄的增加总是以公共部门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收入为前提。因此，人们把他们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的行为将会刺激产量，直到这种新的收入水平下的储蓄等于已经增加了的投资量为止。乘数告诉我们需要增加多少的就业量才能使产生的实际收入增加到足够大，直到增加的实际收入能够引诱公众进行更多的储蓄，而且乘数也是公众的心理倾向的函数。投资引起的就业量的增加必定会刺激消费品行业的生产，从而会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就业量是投资所引起的初期就业量的若干倍

当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时，任何尝试增加就业量的努力都会诱发货币价格上涨的态势。这种价格的上涨是不受限制的，而不管消费倾向是多少，也就是说，此时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然而在这一个状态到达之前，价格的上涨与总实际收入的增加是具有联系的。

以上论述的都是投资的净增加值，同时我们还要假定其他方面的投资不会减少，以及人们的消费倾向不发生改变。但是在投资量很大时，我们必须允许消费倾向发生较大的变化，因为边际的位置会随着投资的增大发生变化，导致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乘数作用的变化。消费倾向在所有的就业水平上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作为一般的规则，消费倾向会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减少。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人们所愿意把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会逐渐降低。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净投资量很小时，对应的乘数就大；净投资量很大时，对应的乘数就小。因此当投资的变化很大时，必须以建立在平均消费者边际倾向的基础上的乘数的平均值为依据。

有了乘数原理，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投资量变动时，即使投资量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小的比例，还是能引起总就业量和总收入比较大的变化，次变化的幅度远远超过投资量本身的变化。

上述讨论都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上：即人们可以提前预测到总投资量的改变。因为消费品行业可以与资本物品行业同比例增产，它们对消费品价格变动的影响时均衡的。在规模报酬递减的作用下，只有当产量增加时，消费品价格才会发生改变。

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的情况，既来自于资本物品行业的产出增长所依赖的初始收入是不可预知的。显然，这样的描述只限于一段时间内初期的投资对就业量的影响情况。但是我发现，这种明显的事实通常会发生一些混乱情况，即对乘数的逻辑理论本身和资本物品行业的扩张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乘数理论本身可以在任何连续不断的时点上成立，而且不会有时间滞后的问题。而资本物品行业的扩张受到时间的制约，其作用在当时是不明显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两点来清楚表达：一是资本物品行业的扩张并不会对总投资量的变化造成及时影响，而是会逐渐增加

在任何时期，乘数理论都能在下列意义上起作用，即总需求的增加量等于总投资的增加量乘以边际消费倾向。

凯恩斯举里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假设资本物品行业中就业量的增加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不会发生消费品行业的产量增加。资本物品行业新雇佣的这些人会把他们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他们的这种行为将会提高消费品的价格，直到供需达到暂时均衡。这种均衡通过三种作用实现：

1. 消费品的高价格造成的消费的延迟
2. 价格提高造成利润的增加，从而形成有利于储蓄阶层收入的重新分配
3. 价格提高引起的库存减少

由于达到均衡是借助于消费的延迟恢复，所以此时边际消费倾向会降低，也就是说乘数本身的值在减少；而且在库存量减少的情况下，总投资量的增量是小于资本行业的投资总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品行业会自己调整以适应新出现的需求情况。所以当被延迟的消费被满足时，边际消费倾向又会暂时上升到它的正常值以上，并以此来弥补之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不足的部分，然后边际消费倾向又会回到正常值。同时存货减少恢复到它以前的正产值也会引起总投资增量暂时的增加值大于资本物品行业的投资的增加值。意料之外的变化在一段时间之后，对就业量所产生的全部影响才会显露出来。

乘数可以作为期望从资本物品行业的扩张中得到的就业量的总收益的指示器。

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越大，与就业量的给定变化相适应的就业量的不均衡就越大。但是似乎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储蓄占收入比例很小的贫穷社会比储蓄占收入的比例很大的富裕社会更容易受到就业量变动的影响，所以贫穷社会的乘数比富裕社会的乘数要大。

这个结论存在问题：忽视了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者倾向之间作用的区别。假设投资量一定比例的变化是已知，那么比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对就业量引起较大的成比例的影响；但是如果平均消费倾向也很高，那么这种比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引起的就业量较大比例的变化的绝对值是不会很大的。

即一个社会之所以更为贫穷，是因为它的就业量不足。但是如果贫穷是因为工作不熟练、技术和机器的水平低下造成的，那么上面的论证对这种情况同样适用。尽管在贫困的社会中，乘数的值比较大，但是投资量的变化对就业量的影响在富裕社会中要比贫穷社会大得多，当然，假设富裕社会中，当前的投资量占有其当前产量的比例也比较大。

当社会中存在严重的失业时，增加雇佣一定数目的劳动力从事公共工程项目的工作，对总就业量产生的影响要比充分就业时对总就业量的影响大得多。但是当处于严重的失业状态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所做的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工程投资所产生的效果虽然令人怀疑，但是当失业问题严重时，这些投资的支出能够节省为了庞大的失业人群所发的救济金的支出。当达到充分就业时，这些公共工程的投资是否值得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此时增加就业量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关键词：投资乘数：总投资的增加量为一个单位时，收入的增加量将是总投资量的K倍、

边际消费倾向：每一份工资单位的改变引起的消费量的改变叫做边际消费倾向

**第十一章 资本边际效率**

当一个人在投资物品或资本设备时，实际上购买的是在未来获得预期收益的权利。当这种收益权是他期望通过出售产品，减去在资本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为了取得该产品而支付的运营费用。我们把投资的预期收益用Q1，。。。Qn表示。

与投资的预期收益相对应的是资本设备的供给价格，供给价格是指恰好能够吸引厂商新生产另一台资本设备用于市场供应的价格，而不是指该资本设备在市场上出手时的实际市场值。我们可以用重置资本来代替资本设备的供给价格。资本设备的预期收益和资本设备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增加一单位的这种资本设备所得到的预期收益和生产这一单位的资本设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更进一步说，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在这个贴现率上，资本设备在它的的整个生命周期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该资本设备的供给价格。

凯恩斯这里说的资本边际效率是用：预期收益和资本设备当前的供给价格来定义的。如果一笔钱投资于新生产出来的设备，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取决于期望从这笔钱中得到的收益率。资本边际效率不取决于资本设备的寿命结束时我们能够从它的原始成本所获得的收益率。也就是说，资本边际效率不是一种资本设备历史的结果。

如果在任何时期某种类型的资本设备的投资增加，那么这种资本设备的边际效率就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该种资本设备供应的增加会导致预期收益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资本设备供应的增加会给生产它的设备带来压力，所以资本设备的供应价格就会提高。通常来说，第二种原因在短期均衡中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生产周期越长，第一种原因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用曲线表示总投资量与资本的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种曲线称为投资需求曲线或资本边际效率曲线。

从投资曲线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投资量增加到某一点，在该点上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市场利率。据此可知，对投资的诱惑一部分取决于投资需求曲线，一部分取决于利率。

边际是经济学常用的名词，这个词常用但是难以描述，原因在于：

1. 很难弄清楚在单位时间内物质产品的增量是由于增加了义务制单位的资本所引起的，还是由于增加了一价值单位的资本引起的。前者的困难在于需要确定资本物质的单位很困难。
2. 资本的边际效率是绝对数还是比例数？如果是比例数，那么构成两项比例的数值是什么？
3. 使用增加的资本量所得到的价值增加和在资本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通过增加资本设备所得到的一系列价值增加之间的区别。 这两者的区别其实是：Q1和Q1。。。Qn的区别。这就包含了预期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大部分针对资本的边际效率的讨论都关注Q1，而忽视了整个Q1….Qn的过程。除非在静态分析中可以仅仅关注Q1，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因为静态中所有的Q都是相等的，只有在静态分析中，一班的分配理论所认为的资本报酬等于它的边际生产率才是有效的。资本的当前总收益与它的边际效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生产的边际效率曲线上，资本的当前收益（即产出的供给价格中所包含在的资本收益）等于该资本的边际使用者成本，这与资本的边际效率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其实是：资本收益超过成本的比率（这个比率在数值上可以和利率相等，各个商品都有自己的利率，通过与货币利率的比较可以看出是持有还是什么）。

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容易混淆的是不能认清资本边际效率不仅取决于资本的当前收益，还取决于资本的预期收益。比如：生产成本预期的变化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不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工资单位衡量的劳动成本的改变，还是由于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应用。只要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或者说可能的，使得产品的价格降低到足够低或者极高（企业主的利润无或利润丰厚）

改变货币价值的预期也会影响当前的产量。假如预期货币价值下降，将会刺激投资，从而会增加就业。货币价值下降的预期可以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也就是投资的需求曲线；如果降低货币价值上升的预期，那么它就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

人们容易产生误解的是：认为货币价值的预期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利率，而不会影响到库存资本的边际效率。现有的资产的价格总是会随着货币价值预期的变动而调整自己。这种预期变动的重要性在于可以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进而影响生产新设备的意愿。较高价格的预期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不是在提高了利率，而是在于它提高了库存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利率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而提高，那么价格上涨的预期对生产就没有任何刺激作用。因为对产量的刺激取决于一定库存量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提高。所以“实际利率”是一种：决定人们对未来货币价值预期变化的利率。这一利率的存在使人们对货币价值预期的变化不会对当前的产量产生任何的影响。（记住：货币也是一种商品）

我们要明确的是：凯恩斯认为：一定库存量的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变化。因为正是这种依赖关系才使得资本边际效率具有强烈的波动现象，正式这种波动想象解释了我们的商业周期。

凯恩斯在本章最后总结道：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影响当前的要素主要是未来的预期。把资本边际效率主要看作是资本设备当前收益的错误看法，只有在静态状态下才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未来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现在，从而打断了未来和现在理论上的联系，甚至利率也成为一种当前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资本的边际效率也变成相同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分析现存的均衡时，就无法直接考虑未来对现在的影响。

静态经济的假设低估了现代的经济理论，是的现代经济理论缺乏现实性。但是上面所以定义的使用者成本和资本边际效率这两个概念的引入，对经济理论是有影响的，重新把经济理论带回到具有现实性的特征。

由于耐用设备的存在，经济上的未来和现在就具有了联系。因此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通过影响耐用设备的需求价格影响现在。

关键词：资本边际效率：资本收益超过成本的比率、利率、

**第十二章 长期预期状态**

在之前的章节讨论了投资的数量取决于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资本边际效率是与当前投资的不同数量对应的，然而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资本设备的供应价格和预期收益。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建立在或多或少已知事实的基础上；有的是建立在或多或少未知事件预测的信息基础上。前者涉及的因素有：不同种类资本设备现在的存量；一般资本设备的库存量、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强烈程度、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为了利用资本设备进行有效的生产。后者涉及的因素有：资本设备的种类和数量在未来的改变，消费者的偏好的改变、资本设备的生命周期内有效需求的强度、以货币衡量的工资单位的改变。我们把后者涉及的要素中的心理预期心理状态的变化称为长期预期状态。所谓短期是生产者利用现有设备生产产品估计自己能得到多大的利润，具体见第4章。

对未来的预期的做法是：用现实的情况推测未来，然后进行反复修改直到我们感觉没有足够的理由预期这种未来还会发生改变为止。

长期预期状态是我们做决定的基础，它不仅依赖于我们所能够作出的可能性最大的预测，而且建立在我们对这种预测所具有的的信心的基础上。

信心状态是最焦急的关注点，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对这个词语进行分析过，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性的词语加以讨论。实际上，是人们没有弄明白这个词与经济问题的关系是通过它对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重要影响是施加的。有两种独立的因素影响投资率，也就是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信心的状态。信心的状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与投资的需求曲线是一致的。

这一章描述的大部分内容不做总结了，凯恩斯描述的重点其实是人们的信心，人们的欲望驱动的行动，人们的预期所产生的行动，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以参看席勒的《动物精神》。

**第十二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有一种力量能够引起投资量的上升或下降，以维持资本的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但是资本的边际效率与现行的主要利息率还是有区别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代表为了进行新的投资而愿意为贷出的资金支付的代价；而利息率则代表现在供应的资金的代价。

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储蓄的心理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个人心理上的时间倾向需要两种互有区别的决策来完全地执行它们。一是关于时间的偏好，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消费倾向（第二卷内容），在各种不同的动机的影响下，决定了每个人会把自身收入的多大比例用于消费，又会把其收入的多少比例以支配权的形式保存以备将来用于消费。

做了这个决定后，还有另一个决定等着他，也就是他将会以何种形式持有那些没有用于现实消费而储备下来用于未来消费的当前收入或者来自于之前的储蓄。他想要以即时的、流动的支配权形式进行储备，还是准备在一定的期限或非固定的期限内放弃这种即时的支配权。也可以说，他的流动性偏好有多大？某个人的流动性偏好可以用其所拥有的资源的数量曲线来表示，他所拥有的资源数量是以货币或工资单位来衡量的，那么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他希望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数量有多少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

通常利息理论只从决定心理上的时间偏好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得到利息率（这里讲的是储蓄），而忽略了第二个因素。这其实就是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利息率是在特定的时期内放弃流动性而得到的报酬。利息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其分母为一定的货币，分子为一定时期内放弃一定量货币的控制权所得到的债权益。

通常来说利息被看作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所以任何时期的利息率都可以作为衡量货币拥有者是否愿意放弃自己对货币流动性控制权的工具。利息率不是一种能够带来均衡的价格，所谓的均衡是指为了进行投资而产生的对资源的需求和当前的消费节约程度之间的平衡。利息率是一种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和可用的现金数量相平衡的价格（很精辟，记住货币是商品 ）。如果利息率比较低，也就意味着把现金控制权让渡出去的报酬在下降，那么社会公众愿意持有的总现金量会超过现有的供应量。如果利息率提高了，就会存在超量的现金，因为此时没有人愿意持有现金。假设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货币的数量与流动性偏好就会一起决定特定环境下的实际利息率。。流动性偏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或者函数关系，它决定了当前利息率已知时社会公众所愿意持有的货币量。

流动性偏好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对货币做了一定的区分，一种是用来进行当前的商业上的交易；另一种是用来作为财富的储藏。前一种用途是牺牲利息获得流动性的便利；后一种是因为对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存在而选择持有货币。

凯恩斯把流动性偏好的理由分为三类：

1. 交易性动机，持有现金而进行交易
2. 晋升性动机，即希望保存总资产中的一部分与未来的现金等价
3. 投机性动机，获取利益的动机

一般而言，当利息率下降时，货币的数量也会增加，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货币被交易性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所吸收。如果利息率降低，那么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为了进行交易而持有的货币数量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放弃了利息而持有现金的代价也会降低。

但是当货币量比较大的增加能够引起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由安全性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也会增强。

把货币引入到因果分析当中，会让我们看到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如何以它们的方式影响经济体系的。如果我们断言货币就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一杯获利饮料，那么我们还必须提醒自己，杯子和胃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以降低利息率，但是，假设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比货币数量的增加还要多，此时利息率就不会降低利息率的降低能够增加就业量，但是如果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比利息率的降低下降得还要迅速，那么此时就业量也不会增；投资的增加能够增加就业量，但是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也下降，那么此时就业量也不会增加。最后如果就业量增加，那么价格也随之增加，一部分是由于生产函数曲线的形状决定，一部分是由于以货币衡量的工资单位的上涨决定。

关键词：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流动性偏好、储蓄、息率是一种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和可用的现金数量相平衡的价格

**第十三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传统理论都把利息率作为使投资需求和储蓄意愿趋于均衡的因素。投资代表对可用资源的需求，储蓄代表对资源的供给，而利息率就是这种可用资源的‘价格’。

古典利息率理论的论述是这样的：不论何时，一个人进行了一种储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能够自动地降低利息率，从而自动地刺激资本的生产，而利息率的降低正好可以降低到一定的水平，在该水平上，刺激资本的产出正好等于储蓄的增加；更进一步讲，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不会由于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干预或货币政策制定者慈母般的关照而不会发生这种自我调节的过程。古典学派认为个体增加储蓄的行为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投资增加量

凯恩斯对于古典学派关于利息理论的反驳是从下述开始的：

古典学派的学者不会反对一点：如果给定收入水平，我么可以断言：当前的利息率必须处于一点，在该点上，对应于不同利息率的资本需求曲线和对应于不同的利息率的与该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储蓄曲线相交。

古典学派根据上面的命题推导出如下结论：即在给定资本需求曲线下，以及在给定利息率的变化对储蓄量的影响下，收入水平和利息率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个结论无可厚非，他们接下来推倒的结论就有问题了：那就是假如给定利息率、资本需求曲线，以及一定收入水平上利息率对人们储蓄意愿影响也是既定的，那么收入水平一定是一个使得储蓄量等于投资量的要素。

如上所述，古典学派总是认为他们可以继续考察资本需求曲线的移动对利息率的影响，而不需要去中止或修改他们的假设条件，比如给定收入水平中有多大比重是用于储蓄的。古典学派利息理论的自变量是资本需求曲线和利息率对一定收入水平下储蓄量的影响（这里是最本质的区别）；当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根据古典学派的理论，移动会带来一个新的利息率，这个利息率是由资本需求曲线，和关于利息率与一定收入水平下的储蓄量之间关系的曲线的交点决定。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似乎假设:r如果资本需求曲线发生了移动，或者关于利息率与一定收入水平下的储蓄量之间关系的曲线发生了移动，或者这两条曲线都发生了移动，那么新的利息率是由这两条曲线的新位置的交点决定。遗憾的是，这是一个荒谬的理论。因为关于收入是不变的假设与两条曲线可以独自发生移动的假设是不一致的。如果任意一条曲线发生了移动，那么一般来说，收入也会随之改变，于是建立在收入是既定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理论就站不住脚了。

古典理论没有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其假设条件间的关系，也没有意识到收入水平事实上是投资率的函数这样一种可能性。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不是被投资与储蓄和在一定收入水平下被决定的因素。利息率只有在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发生改变时，才会发生改变。利息不是作为等待的报酬而是作为不储藏货币的报酬。就如同包含着各种程度风险的贷款和投资的收益，它们不应该被看作是等待的报酬，而应该看作是冒风险的报酬。

古典学派没能把经济体系中的自变量识别出来、储蓄和投资在经济体系中充着被决定因素的角色，而不是决定因素。经济体系的决定因素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储蓄和投资只是这些决定因素的相关因素，而这些决定因素，就其本身而言，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受到其他因素预期变化的影响。但是其又相互保持独立，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不能被其他因素的价值推算出来。传统的分析已经意识到储蓄取决于收入，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的资事实，即收入取决于投资。换句话说，当投资变化时，收入也会发生变化。收入必然会变化到使储蓄的变化等于投资变化的程度。

当然有些理论试图把利息率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在处于均衡时，利息率等于资本边际效率书不可争辩的事实；因为可以通过增加当期的投资量来获取利息，直到利息率等于资本边际效率为止。但是把这些作为利息理论，或者推算出利息率，就会陷入循环推理的误区。因为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取决于当前的投资量，计算这个投资量有多大时，此时的利息率应该就已经被确定了。最有意义的结论就是新投资的数量会被推进到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这一点上；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告诉我们的不是利息率是多少，而是在既定的利息率水平下，新投资的数量将会是多少。

货币利息不是由银行贷款时的利息率决定的，不论这种贷款利率是多少，而是有资本的使用所能得到的利润率决定的，而且银行贷款的利息率与货币的数量或价值是没有关系的。不论银行贷出多少货币，不论是一百万还是一个亿，市场的利息率都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发行出去的货币的价值。在同样的情况下，经营一家企业也会比另外一家从事同样行业的企业所需要的货币多10倍，甚至20倍。向银行申请贷多少数量的货币取决于运用这笔贷款资金所获得的利润率和银行愿意贷款给企业所索取的利息之间的比较。如果银行索取的利息低于市场的利息率，那么此时银行就没有贷款可放，相反则相反。

**第十四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

这一章将介绍流动性偏好的动机问题。实际上，这种分析有时会与讨论货币的需求相同，也会与货币收入流通的速度密切相关----因为货币收入流通的速度可以测量出公众选择持有多大比例的现金，所以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增加也许是 性之间进行选择的是其积蓄起来的储蓄，而不是他的收入。

在第十二章中，作者把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分成三种：

1. 收入动机
2. 商业动机
3. 谨慎动机

以上三种动机力量的强弱将部分取决于需要现金时以暂时接待的方式获得现金的成本和可靠性，尤其是通过银行透支或类似透支的方法获得现金的成本和可靠性。因为当我们能够没有任何困难地在我们需要现金的时候得到现金，那么就没有必要持有闲置的现金来为需要现金与得到现金之间的间隔建立桥梁，上述三种动机力量的强弱还取决于我们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

1. 投机性动机

在正常的环境中，为了满足交易性动机和谨慎性动机而持有的货币数量主要是经济系统的一般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的结果。但是由于投机动机的存在，才使得货币的管理能够影响整个经济系统。为了满足前面两个需求而持有的货币，大体上不会受到因素的干扰，除非一般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为满足投机性动机而产生的对货币的总需求，通常会随着利息率的连续变化而发生连续变化。也就是说，存在一条连续的曲线，这条曲线是关于为了满足投机性对的动机而产生的对货币的需求的变化与债券和各种不同到期日的债券的价格变化所造成的利息率变化之间的关系。

公开市场操作能够影响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则很小。在讨论投机性动机时，区分两种利息率的改变很重要。第一种利息率的变化是在流动性偏好不变的情况下，由用来满足投机性动机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而引起的；第二种利息率的变化是因为预期的改变影响到了流动性偏好函数本身，从而引起的。的确，公开市场操作通过这两种渠道都能够影响到利息率，因为公开市场操作不仅可以改变货币的数量，还可以引起关于中央银行或政府的未来政策预期的变化。如果流动性偏好函数本身是由于引起预期修正的信息的变化而发生的，那么这种流动性偏好函数的变化往往是不连续的，由此也会引起利息率变化的不连续。只有当信息变化能够被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释或者能够影响不同人的利益时，才可能为债券市场交易活动的增加提供空间。如果信息变化能够以同样精确的方式影响到每个人的判断和需求，那么利息率（以债券和债券的价格所表示的）将会调整到与新的情况相适应，而市场上的任何交易都是不必要的。

利息率的变化反映的是人们对信息变化做出的不同反应。

个人为了满足交易性动机和谨慎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量与为了满足投机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量并不是完全独立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把这两部分看成是相互独立的。所以为了我们深入分析的目的，可以按照如下方式把问题分为两部分来讨论：

M1：代表为了满足交易性动机和谨慎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量。

M2：代表为了满足投机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量。

L1:取决于收 入水平的流动性函数

L2:取决于当前的利息率和期望之间的关系的流动性函数

所以公式：M=M1+M2=L1(Y)+L2(r)

L1是收入水平Y相对应的流动性函数，其决定了M1，L2是与利息率r相对应的流动性函数，其决定了M2。那么这里存在三个我们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

1. M发生改变时，Y和r之间具有什么关系
2. 是什么决定了L1曲线的形状
3. 什么决定了L2曲线的形状

(1)首先M的变化和Y，r之间的关系首先取决于M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假如M是由黄金构成的，而M的变化只能由于黄金开采活动所带来的收益增加，那么首先M的变化首先是与Y的变化具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新开采出来的黄金总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 如果M的变化是由于政府印制货币来满足当前的支出，那么情况也是完全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货币也总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然而新的收入水平不会继续充分地升高使得M的所有增加值都能够被M1所吸收。所以一部分的货币就会通过购买证券或其他的资产来寻找出路，直到利息率r降低，这种利息率的降低还会导致M2的增大，同时还会导致收入Y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在这个收入水平上，新增加的货币后者被吸收在M2中，或者被吸收在M1中。于是我们把这个例子进行扩展与下述的另一种情况相接近，即发行新的货币之前，必须首先放松银行的信贷条件，这样可以诱使人们把债券卖给银行从而换取现金。

所以，M的改变首先会影响到r，r的改变将通过改变M2和Y，从而改变M1达到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位置，新增加的现金怎样在M1和M2之间进行分配将取决于投资对利息率减少的反应和收入对投资增加的反应。由于Y部分地取决于r，所以如果M发生一定数量的改变，那么必然会引起r发生充分的变化，而r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M1和M2的改变，而M1和M2的改变又会改变M。

(2)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到底应该被定义为Y与M之间的比率，还是应该被定义为Y与M1之比率，凯恩斯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他建议采用后者：L1（Y）=Y/V=M1

(3)M2与r的关系，在第12章中凯恩斯就说过是不确定的，源于未来的利息率的不确定，这是导致人们持有现金数量为M2的流动性偏好L2的种类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一定数量M2与一定的利息率r之间是没有固定数量关系的，在此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利息率r的绝对水平，而是这种绝对水平r与通常认为的相对安全的水平r之间的差别程度，而这种相对安全水平的r是已经考虑了它所依赖的概念之后的水平。在任何给定期望状态的情况下，r的下降与M2的增加是具有联系的，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认为此期望或关系是存在的：

1．如果人们对什么是r的安全水平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那么r的每一次下降都会减少与这种“安全的”利息率相对应的市场利率；

2.每一次r的下降都会减少非流动性的当前收益，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风险补偿金，可以用来抵消资本账户损失的风险。

利息率是一种具有高度心理性的现象，这是很明显的。

在给定期望状态的情况下，公众除持有满足交易性动机和谨慎性动机所要求的现金之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想要持有现金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真实的现金持有取决于货币当局创造现金的意愿，这种意愿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动性函数L2。

因此，与货币当局所创造的货币量相适应的只是一个利息率。当然把经济系统其他要素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都会有这个结论，这些要素都与利息具有相关关系。但是只有在货币量的变化和利息率的改变具有某种特殊的或目的性的联系时，这种特殊的分析才是有用的或是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和利息率的改变具有某种联系，从广义角度讲，是由于银行系统和货币当局是货币和债券的经营者，而不是资产和消费的经营者。

如果货币当局对不同期日的债券进行购买卖，甚至可以讲对各种不同风险的债券进行买卖，那么此时利息率体系和货币量之间就具有直接关系。利息率体系仅仅是银行系统准备得到或者卖出债券的一种表述。货币量不过是个人手头所持有的财富量---个人经过了各种相关因素和环境的考虑之后，决定更喜欢控制现金，会持有现金，所以他不会以市场利率把现金脱手从而换得债权。

**第十五章 对资本本质的观察**

储蓄的行为并不是用未来的消费需求来代替现在的需求，而是直接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此外，对未来消费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前的消费经历，而对当前消费的削减也很可能会减少未来消费的预期。所以就造成了以下结果，即储蓄行为不仅削弱了消费品的价格和使现存的资本边际效率不受影响，但是实际上，储蓄行为还会趋向于削弱资本边际效率。那么在此情况下，它不仅会减少当前的消费需求，也会减少当前的投资需求。

如果储蓄不仅抑制当前的消费，还同时表示对未来消费的一种具体的订单，那么此时造成的影响也许就会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投资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会增加，从准备当前的消费品中释放出来的资源可能会被用于准备未来的消费品。即使这样，从生产当前的消费品中释放出来的资源数量与转移到用于生产未来的消费品的资源数量也未必会相等。因为用于生产未来消费品的时间与现在还有一段距离，无论如何，一个人进行储蓄的决策实际上并不代表对未来某种消费品提供了一份具体的消费订单，而仅仅表明取消对某种消费品的当前订单。由于对消费品满足的期望是雇佣劳动力的唯一理由，所以消费倾向的减少对就业量具有削弱的作用这个结论就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了。

然而这样就会产生一些经济上的麻烦。因为储蓄行为并不代表用某种特定增加的消费来替代当前的消费，而对此特定增加的消费品需求的满足也需要进行立即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与当前的消费品满足所需要进行的经济活动是类似的，但是，此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未必等于储蓄的价值量。所以储蓄行为仅是代表对“财富”的渴望，换句话说，想要得到一种在任何时间都能得到某种物品行为消费的能力。这里存在一种几乎普遍认同的荒谬看法，即人们的储蓄行为对有效需求的作用如同人们的消费行为对有效需求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好的。此荒谬的看法来自于一种看起来比得出来的结论更为具体的，更貌似有理的错误看法，即对持有财富增加的渴望与对持有投资增加的渴望是一样的，都能够增加投资的需求，为生产提供动机和刺激。所以个人储蓄所增加的投资量正好等于当前消费的减少量。

一般来说很难把这种错误荒谬的看法从人们的思想中移除。因为造成此错误看法的根源在于人们相信财富的所有者想要得到的资产设备，而实际想要得到的是资本设备的未来预期收益。如果储蓄行为不能提高任何的预期收益，那么它就不能刺激投资。而且个人储蓄者为了达到其想要拥有财富的目的必然会产生新的资本设备来满足需要。正如上面所讲的，一个人的储蓄行为具有两面性，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迫使另一些人把新的或旧的代表财富的物品转移到其中手中。每种储蓄行为都包含这种“驱动性”的不可避免的财富转移行为，当然这个储蓄者的财富也同样会把财富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这些财富的转移并不需要新财富的创造，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它们可能还不利于新财富的创造；新财富的创造完全取决于新财富的预期收益是否达到当前的利息率所设定的标准水平。

对真是资本设备的所有者来说，总是会有选择的权利，也就是可以选择对货币和债券的所有权；所以新投资的生产者不得不满足的预期收益不能低于当前的利息率所设定的标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前的利息率不取决于持有财富的强烈愿望，而在于持有流动性或非流动性形式表示财富的强烈愿望，以及以流动性形式表示财富的供应量和以非流动性形式表示财富的供应量之间的对比。

这章我没读懂。。。。。。我不想整理了。。。。。原谅我。。。。。。

**第十六章 利息和货币的本质**

凯恩斯认为货币的利息率，它只不过是从远期支付中所提取出来的一定比例的超额货币。

不同的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选择一种作为一种统一衡量标准，没有比货币更好的了。

不同类型的资产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某些资产通过辅助某些生产过程或者供给消费，从而获得收益或生产产出q，q是用资产本身来衡量的的。
2. 除了货币之外，大部分的资产都会经历浪费或随着时间而产生某些损耗成本，不论这种资产是否被用来生产并获得收益。比如，这些资产可能包括以它们自身来衡量的持有成本c。这对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即我们在计算q之间应该减去的成本与我们应该把哪种成本包括进成本c，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q-c
3. 在一段时间内对资产处置的能力可以提供一种潜在的便利性或安全性，这对不同种类的资产来说是不同的，尽管这些资产本身都具有相同的初始价值。也就是说，这种潜在的便利性或安全性在生产周期的期末和生产过程中都是无形的。然而，这仍是人们愿意准备为之支付的一些东西。人们愿意为这种处置资产的便利性或安全性所支付的量（以资产本身来衡量），我们称之为流动性溢价，用I来表示。

所以，一段时间内，设备的所有权中所期望获得的总收入等于资本设备的收益减去持有成本加上它的流动性溢价，也就是q-c+I，这就是任何自身商品的利息率，在这里q和c和I都是用资产本身作为衡量标准的。

这个特征是正在使用的工具性资本（如机器）或消费资本（如房屋）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的收益通常要超过其持有成本，而它们的流动性溢价却可以忽略不计；库存的流动性商品、剩余的工具性资本或消费性资本都可以引发以其自身衡量的持有资本的存在，而它们此时却不能产生任何收益来抵消这种持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库存量超过正常的水平，它们的流动性溢价也经常会被忽略，尽管在特殊的环境中，这些库存的流动性商品、剩余的工具性资本或消费性资本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货币这种资本，如果它的收益为零，其持有成本也可以忽略，但是其流动性溢价却是持续的。不同的商品可能具有不同的流动性溢价，货币也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持有成本，比如保管费用。但是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在货币的例子中，它的流动性溢价会超过它的持有成本很多。 假设房屋所产生的收益为q1，其持有成本和流动性溢价可以忽略不计；小麦的持有成本为c2，其收益与流动性溢价也可以忽略不计；货币的流行性溢价也可以忽略不计；货币的流动性溢价为I3，其收益和持有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q1代表房屋的利息率，c2代表小麦的利息率，I3代表货币的利息率。

为了决定在均衡状态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资产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知道这些不同类型的资产的预期相对价值会发生什么变化。把货币作为标准的测量手段，假设房屋的预期升值比例为a1，小麦为a2.而我们把q1、c2和i3分别称为房屋的利息率、小麦的利息率和货币的利息率，它们都是以自身作为价值标准进行衡量的、例如，q1是用房屋表示的房屋自身的利息率，-c2是以小麦表示的自身的利息率，而I3则是以货币表示的货币自身的利息率。我们也可以用货币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把它们折合为共同的单位，那就是a1+q1称为房屋的货币利息率，a2-c2称为小麦的货币利息率，而I3则是以货币表示的货币自身的利息率。在均衡状态中，以货币衡量的对房屋和小麦的需求价格将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该点上，持有任何一种的利益都不会有相对的优势。也就是上述三种利息率会相等。

随着一般情况下库存资产的增加，资产的利息率下降的很慢，这最终会使其他资产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除非出现偶然事件，即我们所看到的生产的当前成本与预期成本具有某种特殊的关系。随着产量的增加，某种产品自己所衡量的利息会降低到某个水平，在该水平上，一个又一个资产降低到能够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标准之下------直到最后，只有一个又一个以产品自身所衡量的利息率仍然处于其他资产边际效率的水平。

如果我们用货币来表示价值或标准，那么就清楚地看到，货币的利息率并不一定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通过把黄金或英镑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替换成小麦或房屋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的做法不能使我们走出所面临的困境。因为假如继续存在随着产量的增加，以其自身所衡量的利息率不会下降的资产，那么同样的困难就会出现。例如，在一个不兑换纸币的国家，黄金可能继续充当这个资产的角色。

当我们把货币的利息率作为其特殊重要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了如下假设，即我们已经适应使用的货币具有一些特殊的与其他资产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能够使货币以其自身所衡量的利息率不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这种特征比不同于其他的资产的，其他资产以其自身所衡量的利息率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下面来讲讲货币的特殊性：

(1)即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说，货币的生产弹性为零，或者接近于零。这一事实存在的前提是考虑私人企业的情况，而不考虑货币政策当局的情况。生产弹性是指：用于生产货币的劳动量与一单位货币的增加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弹性为零意味着货币不能随便被派生出来。 对于具有生产弹性的资产，我们之所以假定以其自身所衡量的利息率会下降，是因为我们假定这些资产由于有比较高的产出率使其作用不断增强。在货币的例子中，在此，我们暂时不考虑工资单位减少的影响或者货币当局估计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那么货币的供应总是固定的。所以货币不可能被劳动力用来生产是货币的一个特点，该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那就是以货币所衡量的利息率不太可能会下降。如果生产货币可以像生产农作物或者生产汽车一样，那么就可能避免和经济萧条的局面。这是因为如果其他资产以货币所表示的价格趋向于下降，那么更多的劳动力将会被转移用于生产货币。

(2)尽管上面的条件得到了满足，但是此满足不仅是通过货币，还是通过所有纯租金的要素，生产这些货币或者具有纯租金性质的物品是完全没有弹性的。那么就需要第二个条件来区分货币与其他的租金要素。

货币第二个可以区分其他要素的特点就是其替代弹性等于0或者说近乎等于0.这意味着随着货币交换价值的增加，没有一些其他的要素来代替货币的倾向。货币的第二个特点来源于货币的独特性，即货币的效用完全来源于它的交换价值。所以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同时上涨或同时下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没有一种动力或者趋向于用其他要素来代替货币，而在租金要素的例子中，会有这种用其他要素来代替的趋向。

当货币的劳动力价格上升时，不仅不可能把更多的劳动力用于生产货币，而且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货币还是容纳购买力的无底洞，因为当需求被转移时，它就没有价值了，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租金要素的例子中。

当人们对未来货币的价值上升不是很确定是，就会发生对货币的唯一修改。在这种情况下，a1和a2会增加，这等于增加了商品的货币利息率，从而刺激其他资产的产出。

(3)我们必须考虑这个结论是否会被这样的事实所颠覆：这个事实就是尽管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能通过更多的劳动力老生产它，但是关于货币的有效供给不是严格固定的假设也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工资单位的减少会把现金从其他为满足流动性动机的使用中释放出来。除此之外，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库存的货币相对于社会的所有财富来说，就会占据较大的比例。

首先，我们不得不允许货币单位的下降，这会带来以货币所衡量的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的反应。因为这些与我们所关心的货币利息率是不同的，如果货币工资的下降影响是产生了一种期望，这种期望就是货币工资会继续上升，这个结果就可能完全发生的。相反，如果货币工资的下降的影响是产生了货币工资会进一步下降的期望，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反应会抵消利息率的下降。

其次事实上货币工资是具有粘性的，货币工资比真是的工资更加稳定。所以货币工资会给一货币形式的所衡量的工资的下降设定一个限度。加入不是这样，如果货币工资很容易下降，这可能会对将来产生进一步下降的预期，从而对资本的边际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更进一步说，如果以其他种类的商品锁衡量的工资保持不变：例如用小麦来衡量，那么工资是不具有粘性的。

接下来要讨论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特征。在某些情况发生时，货币的这个特点对利息率的变动是不敏感的，尤其是当利息率低于某个数字的时候，即使货币数量相对于以其他形式所衡量的财富增加时，货币对利息率也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水平上，来自于流动性货币收益不会由于货币数量相对于其他种类资产的数量的增加而降低，而其他种类资产的收益会随着这类资产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在上述中，货币较低的持有成本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加入货币的持有成本是真实的，那么就会抵消货币的预期效果。也就是未来某个日期货币的预期价值。人们乐意增加他们的持有货币是因为货币具有流动性优势，所以面对较小的刺激时，人们会选择持有货币，而不存在随着时间的流失需要付出巨大的持有成本的坏处。而除了货币之外的其他商品，对该商品的适当程度的持有可以为使用者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即使较大数量的持有可以代表财富的价值，其持有的有利之处也会被储藏这些商品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持有成本和损耗等所抵消。所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持有储量较大的库存商品不然会导致损失。

上述的结论对于货币而言是不成立的，主要是因为货币在人们的估计中已经构成了’流动性’的东西。

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各种特征的组合而成的。由于存在流动性动机，货币的利息率在货币数量相对于以货币所衡量的其他形式的财富发生一定比例变化时，也不会对此作出反应，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都等于0.第一个条件意味着人们对资产的需求可能归结为对货币的需求；第二个条件意味着，当上述的情况发生时（第一个条件）劳动力也不能被用来生产更多的货币；第三个条件意味着即使其他要素非常便宜，但是这些要素也不能均等地代替货币的职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替代。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除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发生变化之外，发生了货币数量的增加（只要对流动性偏好没有发生改变）或者还有一件与之相同的事情------提高货币的价值，这会使相同数量的货币提供更多的货币方面的服务。（重点）

所以，利息率的提高阻碍了一切有生产弹性的商品的产量，也不会刺激货币的产量（货币缺乏弹性）。货币的利息率给以其他商品所衡量的利息率设定了标准，从而抑制了对生产其他商品的投资，但是这样不会刺激对生产货币的投资，货币是不能被生产的。由于货币生产不具有弹性，所以利用自然地驱动力通过影响供给从而降低货币的利息率的做法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在普通商品的例子中，对这种普通商品的流动库存的需求是没有弹性，这可能会使需求方面受到一些小的变化从而使以该商品所衡量的利息率过快的下降或者上升，因此如果让其他商品自己决定自己，那么自然地驱动力，即市场的力量，会降低以这种商品所衡量的利息率直到充分就业状态的出现使得商品的供给没有了弹性。

假设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所有可用的资产以其自身的利息率来衡量的最大利息率来衡量的最大利息率与这些可用资产的最大边际效率相等时，就不可能再增加投资量。

一种商品作为价值参考的衡量标准，不是以该商品衡量的利息率是否为最重要的利息率的充分条件。然而对已知货币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使得货币的利息率是最重要的利息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以货币的价值作为计算标准的债权和工资的关系，都是需要泰伦的问题从两方面来讨论。

一方面，合约是固定的，工资通常也是比较稳定的。这对吸引货币具有比较高的流动性溢价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持有货币便利性是很明显的，因为货币可以直接用来支付未来的债务，而且未来的生产成本用货币来衡量也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假如价值标准是一种具有很高生产弹性的商品，那么对未来产出的货币成本相对比较稳定的预期就不会有具有很大的信心，同时我们知道，在决定货币利息率是唯一重要的利息率的作用要素中，货币较低的持有成本与货币的流动性溢价所起的作用都一样，即其主要作用的是流动性溢价与持有成本之间的差额。在很多商品的例子中，除黄金、白银和钞票之外，那些商品的持有成本与流动性溢价是一样高的，而流动性溢价通常是依附于订立的合约和工资所取决的标准，所以即使流动性溢价转移其所依附的标准，例如，从依附于英镑转移到依附于小麦，那么以小麦所衡量的利息率也不可能上升到大于零的水平。据此可知，尽管以货币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的合约和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情况还不能够充分地产生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利息率的特征。

我们要讨论的另一方面更加微妙。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如果用货币来衡量产品的价值可能比用其他商品作为衡量手段更加稳定，这当然不取决于工资是用货币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用货币规定的工资更加具有粘性。如果工资用一些商品来衡量会比用货币来衡量更加具有粘性，那么情况会如何？对这个解释不仅需要用工资单位衡量的商品成本必须相对稳定，不管产量如何，也不论生产周期长短，而且任何超过当前需求的剩余量按照成本价格出售时，能够作为库存而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也就是说，流动性溢价必须超过产品的持有成本（否则，由于不可能从更高的价格中获取利润，那么库存商品的持有必然会包含损失），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商品满足这些条件，那么该商品的确可以称为货币的对手。从逻辑上说，这不是不可能的，可能存在一种商品，以该商品所衡量的产品价值预期比以货币所衡量的产出价值更加稳定。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商品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综上所述，如果期望以某种商品所衡量的工资具有粘性，那么该商品的生产弹性必须是最小的，同时该商品的持有成本超过流动性溢价的部分也是最小的。换言之，人们之所以认为以货币所衡量的工资具有相对的粘性，是因为以货币衡量的流动性溢价超过持有成本的部分要比其他的资产都大。

据此可知，这些特征的联合在一起使得货币的利息率更加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这些特征之间又互相作用加强各自的影响力。货币具有较低的生产弹性、替代弹性和持有成本，这样的事实提高了人们对货币工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期望。而这一期望又加强了货币的流动性溢价，并阻止货币的利息率与其他可能的资产的边际效率之间形成异常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的利息率与其他可能的资产的边际效率存在这种异常的比例关系，那么货币的利息率就会失去它的作用。

作为对上面内容的补充，值得强调的是，上面所论述的“流动性”和持有成本都是相对大小的问题，只不过是由于流动性相对来说高于持有成本我们才说这是货币的特殊性的一面。

例如在一个经济系统内，没有任何资产，该系统内流动性溢价总是超过持有成本除了特殊的消费品和特殊的资本设备外，不存在其它任何东西虽然这里所说的资本设备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根据它们所生产的或者辅助进行生产的消费品特征的不同而具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但是这些资本设备和消费品，不像现金，如果要把他们保存作为库存，那么它们必然会贬值或者包含的支出肯定大于依附于它们自身的流动性溢价。

没有所谓“流动性”的绝对标准，而只有流动性的程度不同罢了。在估计持有不同形式财富之间相对吸引力的时候，除了要比较它们的使用能产生的收益和持有成本之外，还要考虑不同的溢价。什么构成了“流动性”这样的概念，其含义是比较模糊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取决于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然而在任何给定时间内，在财富所有者大脑中对流动性的偏好次序都是固定的。这一点对我们分析经济系统的行为就足够了。

**第17章 重述就业的一般理论**

这一章会把之前的论点结合起来，是个高度概括的一节。

首先必须搞清楚在经济系统中什么要素是我们认为已经给定的，哪些要素食自变量，哪些要素是因变量。

我们可以视为不变的要素有：可用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数量、现存可用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竞争的程度、消费者的偏好于习惯、不同劳动力强度的负效用以及监督和组织的活动，还包括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驱动力在内的社会结构。在凯恩斯此书中，不考虑这些因素的的变化引起的改变。

视为自变量的有：消费者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

视为因变量的是：就业量和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国民收入。

凯恩斯认为不变的这些要素影响着自变量，但是却不是完全决定这自变量。例如：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还部分取决于长期预期的状态，此要素无法根据我们认为不变的那些因素推导得到。然而有些变量是由我们认为不变的因素完全决定的，那么我们也把这些变量看作是给定的。例如，给定的这些要素能够允许我们作出如下推测：即以工资单位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水平与给定水平的就业量是适应的，所以在我们给定的经济框架内，国民收入取决于就业量。也就是说，取决于当前投入生产中的劳动力数量，即国民收入与就业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关系。此外这些要素还允许我们推测总供应函数的形状，这些不同产品种类的总供应函数体现了供应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投入于生产的就业量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水平是相适应的。最后，这些不变要素给我们提供了劳动力的供应函数。所以这些要素告诉我们到了哪一点之后，劳动力的就业函数将变得不再具有弹性。

然而，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部分取决于给定的要素，部分取决于不同种类资本设备的预期收益；而利息率部分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状态，部分取决于用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所以有时我们认为我们最终的自变量包括：

(1) 三个基本的心理要素，即消费的心理倾向，对流动性的心理态度以及对资本设备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

(2) 由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协商所决定的工资单位

(3) 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数量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这些要素都是给定的，那么此三个要素就决定了国民收入和就业量。

凯恩斯把经济系统的决定要素分为两组，一组是给定要素，一组是自变量，把变化比较缓慢或者比较小的，对短期的影响相对来说可以忽略的要素作为一组不变要素；另一方面把那些变化对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作为一组自变要素。目标是发现在任何时间内决定给定的经济系统中的国民收入的要素和决定就业量的要素是什么。

现在要对前面的章节做一下总结：

存在一种诱导力的驱动，能够使新的投资量达到一点，这个点能够使得各种资本设备的供给价格达到一个水平，该水平上的资本设备与其预期收益在一起，通常能够使资本边际效率大致等于利息率。也就是说，资本品行业供给的物质条件，对未来收益的信心状态、对流动性和货币数量的心理态度，这几个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决定了新的投资量。

然儿，消费量的增减直接受到投资量的增减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即只有当公众的收入增加（或减少）时，他们才愿意增大（或减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消费量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消费量的变化比收入的变化要小）。消费量的增加与伴随消费量增加的储蓄增加之间的关系是由消费的边际倾向决定的。投资量的增加和相应的总收入的增加都是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它们之间的比率由投资乘数所决定的。

最后，如果假定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我们用投资乘数乘以我们上面首先描述的各种要素所决定的投资增量，就能够推测出就业增量。

可是，增加或减少就业量很容易提高或降低流动性偏好曲线。就业量的增加通过三种方式引起货币需求的增加：一是即使工资单位和价格（以工资单位所衡量的）没有发生变化，当就业量增加时，产品的总价值就会上升；二是由于就业量的增加。工资单位本身也趋向于提高；三是产品的增加也会伴随着短期内由于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价格的上升（以工资单位所衡量）。

凯恩斯说想要根据之前的分析，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需要下面四个稳定的结果：

1. 当由于更多的劳动力应用到资本设备中造成给定社会的产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应该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乘数应该大于单位1，但是其数值不是很大
2. 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者利息率发生变化时，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应该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新投资的变化不会与预期收益或者利息率的变化过于不成比例。也就是说，资本预期收益或者利息率的适当变化不会与投资量的巨大变化联系在一起
3. 当就业量发生变化是，货币工资和就业量趋向于同方向变化，但是不会成很大比例的变化。也就是说，就业量的适当改变不会与货币工资的巨大改变联系在一起。这是价格保持稳定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就业量保持稳定的条件。

**第17章 货币工资的变化**

古典学派一直认为在假定货币工资具有伸缩性的条件下，经济系统具有自我调整的特征。当货币工资具有刚性的时候，这种刚性是由于经济系统失调引起的。

人们通常能接受以下的结论：货币工资的减少将通过降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来刺激需求，从而能够增加产量和就业量到一个点，在该点上，劳动力同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的减少额正好被产量增加所造成的劳动边际效率的减少额相抵消。

这种理论其实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货币需求不会影响需求。可能任然有一些经济学家维持下列观点，既没有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需求应该受到影响，并认为总需求取决于货币量乘以货币收入流动速度，并且没有明显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减少货币量，或者减少货币收入流通速度。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利润必然会上升，因为工资已经降低了。然而在凯恩斯看来：人们会非常正常地接受如下观点，即货币工资的减少是通过降低一些工人的购买力从而能够对总需求施加影响，但是货币收入没有减少的其他人的真实需求将会由于价格的下降而被刺激，工人们的总需求将由于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除非劳动量对于货币工资的需求弹性小于1.所以在新的均衡状态下，将会有更多的就业量，除非有一些非常不正常的限制情况，这些限制情况在实际中是不具有现实性的。

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最有可能是按照下面的方式推导出来的。即在任何给定的行业中，都存在一条对产品的需求曲线，这条曲线表示出销售量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且也存在一系列的供给曲线，这些供给曲线表示出根据不同成本计算出的价格与相应的销售量间的关系。如果其他成本不变（除了产量的改变而造成的成本改变），那么根据这些曲线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提供了某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它是关于不同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的曲线，该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但是这个概念没有经过任何重大的修改就被转移运用到所有行业。同理，也存在一条关于所有行业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他也表示不同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如果上面的论述是古典经济学家论证的论据，那么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具体行业的需求曲线都是建立在一些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如果其他行业的需求和供给曲线是不变的，总有效需求是不变的。因此把其论证转移运用到所有行业中的做法是错误的，除非我们把总有效需求不变的假设也转移运用过去。

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货币工资是否具有直接增加就业量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其他条件不变，是指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变的；二是减少货币工资是否会通过对以上三个要素的必然的或可能的影响，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具有影响就业量的某种必然的或可能的趋势。

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就业量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之前具有唯一的关系，而有效需求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总和，所以，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都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变。如果在这些要素都不变的情形下，企业主还决定增加总就业量，那么其总收益必然会小于总供给价格。

假如按照上面的假设思路，我们假设企业主刚开始就预期到减少货币工资会带来这种影响，那么这就有助于驳斥如下拙劣的结论，即“减少货币工资就减少了生产成本”也就是减少货币工资会增加就业量。对个别企业主而言，看到自己的成本有所下降，他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产品对其生产产品所产生的影响，而在如此假设基础之下，他认为自己有能力以与之前相同利润的价格把自己更多的产品卖出去。因此假如企业主只是一般地建立在这种期望上，那么他们实际上真的就能增加利润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时，收入的增加与消费的增加之间才不会产生缺口；此时，答案才是肯定的。因此除非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或者只有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与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之间的缺口相对应的投资的增加。否则若想从增加的产量中获取收益将会令企业主失望，而且就业量又将会降低到之前的水平。假如企业主能够按照预期的价格销售其产品，那么就会提供一定范围的就业量；而在该就业量上，企业主就能够为社会公众获得收入，社会公众会把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储蓄，这部分储蓄要比当前的投资量大，此时企业主就会承受损失末，其损失的额度正好等于储蓄与当前的投资量之间的差额。

由此可见，减少货币工资并不会对就业产生持续增长的趋势，除非它能对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产生影响。要想了解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量的影响，我们就必须继续分析它对三个要素可能产生的作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事实上，减少货币工资对三要素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有如下7个方面：

1. 减少货币工资或多或少会降低价格，因此它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引起实际收入的再分配。一是从货币工资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其他要素中，这些要素进入到主要的边际成本中，并且这些要素的报酬没有减少；二是企业主转移到租金收入者手中，这些租金收入者的货币收入具有合约保障是不变的。
2. 如果我们处理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减少国内货币工资相对于国外的货币工资来说是减少的。当然这两者的减少都是用相同的单位，那么很明显，那么很明显，这时减少货币工资就是有利于投资的，因为它能够增加贸易的顺差。然而其前提条件是，这样所带来的好处没有被关税、进出口限额等的变化所抵消。认为减少货币工资是一种增加就业量的工具的传统观点具有说服力，在英国比在美国要大，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与英国相比，美国的经济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3. 在开放的经济系统的例子中，尽管减少货币工资能够增加贸易顺差，但是也可能恶化贸易条件。所以除了雇佣新人之外，人们的实际收入也会降低，这会趋向于增加消费者倾向。
4. 如果目前减少货币工资相对于未来的货币工资也是减少的，那么这种变化是有利于投资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会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有利于消费。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工资的减少能够导致对货币工资更进一步减少的预期，那么此时减少货币工资就具有反作用，因为他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导致投资和消费推迟。
5. 工资的减少，同时伴随着价格和工资的减少，一般来说会降低为收入和商业的目的所需要的现金。从而会降低社会整体的流动性偏好曲线，这也会减少利息率，从而有利于投资。
6. 由于货币工资的特殊减少总是有利于单个企业主或者个别行业的，所以一般性地减少货币工资可能会在企业主的思想中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可能打破由于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消费估计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使事物建立在较为正常的预期基础上运行。
7. 另一方面，较重的债务负担对企业主所施加的影响可能部分地抵消了货币工资的减少给企业主所带来的积极反应。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论证严格限制在封闭的经济系统中，并认为实际收入的重新分配对社会消费倾向不会产生任何具有期望的影响，那么必须把减少货币工资对产生的有利结果主要集中于改善投资上，而改善投资是由我们所说的（4）中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增加，或者（5）中的利息率降低引起的。下面对这两点重点展开分析：

人们相信，当货币工资处于最低时的这种偶然性是有利于资本边际效率增加的，所以货币工资再有变化，肯定只会增加资本边际效率。最不利的偶然情况就是货币工资正处于逐渐减少的时候，它的每一次减少都会降低人们对预期的维持工资水平的信心。当我们进入有效需求逐渐降低的周期时，突然大幅减少货币工资到某个较低的水平时，由于该水平非常得低，以致没有人相信它还会无限制地继续降低，此时最有利于有效需求的增加。但是只有靠政府的法令才能做到，在一个对工资进行自由议价的经济系统中，这几乎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另一方面来说，严格的固定工资并让人们相信工资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比萧条时期逐渐地降低货币工资的趋向要好，因为对货币工资即使是轻微的下降也会让人们感觉失业率在继续上升。

综上所述，在现代世界的现实和制度中，采用严格的货币工资政策要比易变的政策更加恰当，这些易变的政策随着失业率的变化容易产生变化或波动。换言之，现实世界的政策应该根据资本边际效率而定。但是当我们把分析转向利息率的时候，这种结论就令我们失望了。

那些相信经济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人一定会把其论证的重点放在降低工资和价格水平对货币的需求所产生的影响下。尽管我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如果货币数量是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的函数，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就不会存在什么取得成果的希望。然而，假如货币数量几乎是固定的，那么狠明显，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毫无疑问会随着货币工资的充分减少而无限制的增加；而且货币数量与收入之间的比例一般来说会大大增加，增加的限度取决于工资成本与边际直接成本之间的比例，也取决于边际直接成本的其他要素对货币单位下降的反应。

因此从理论来说，我们至少有两种方式能够对利息率产生相同的影响，一是保持货币数量不变而降低货币工资；二是保持工资水平不变而增加货币数量。所以减少工资作为一种保证充分就业的手段和增加数量的手段一样，都有相同的限制。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能作为使投资增加到最优水平的手段，同理，经过修改这也可以对减少工资的情况作出说明和解释。如同适量增加货币数量可能对长期利息率影响不明显，但是过度增加货币数量可能会通过影响人们的信心从而抵消其增加多带来的好处。所以适度减少货币工资对利息率影响也不明显，而过度减少货币工资则会粉碎人们的信心，即使这种政策具有实际的可行性。

所以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让人们相信，具有弹性的工资政策能够维持持续的充分就业状态，正如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只靠开放市场的货币政策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些途径均不能赋予经济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

当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时，劳动者就总是会处于采取行动的状态，在该状态工人们会通过减少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把这样的行动集中，使得需要的货币相对于工资单位来说足够富足，这样利息率就可以降低到与充分就业状态相适应的水平；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拥有以充分就业为目的的工会来进行货币政策的管理，而不是银行系统来管理货币政策。

当逐渐降低就业量时，劳动者会逐渐降低货币工资来提供服务那么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可能会增加实际工资，这是通过对就业量的反作用而实现的。这种政策的主要后果是引起价格的极其不稳定，这种价格的突然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可能会使对经济社会中的工商业计算变得徒劳无益，而这种工商业计算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常运行的方式之一。把伸缩的工资政策看作是经济系统应有的、合适的附属品，次看法与事实相反。只有在高度集权的社会，法令才会突然地、大幅度和普遍的变化，而此时，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才会起到成功的作用。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 略**

**第二十一章 价格理论**

在凯恩斯关于货币和价格理论里，价格是由货币数量、收入流通速度、货币储蓄、强迫储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等因素决定的。前人几乎没有尝试把这些予以不明的短语和之前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联系起来，凯恩斯所做的是把整个价格理论和价值理论联系起来。

凯恩斯认为，把经济学划分为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货币理论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划分应该如下:一是关于单个行业或厂商的理论，即研究给定的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分配和报酬的理论；二是关于总体就业量和产量的理论。只要我们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对个别行业或厂商，那么就可以建立这样的假设，及所雇佣资源的总量是常数，而且其他行业或者厂商的条件也是不变的，那么此时就可以不考虑货币的重要特性。但是只要我们把问题转到决定总产量和就业的问题上来，此时就需要完整的关于货币经济的理论了。

也可以将均衡理论划分为静态均衡理论和动态均衡理论。动态均衡理论是关于经济系统的理论，在此系统中对未来的看法的改变有能力影响到现在的情况。因为货币重要性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把未来和现在联系起来。考虑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对未来的各种情况和考虑都是固定的，可靠的，在这样正常经济动机影响下，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将如何进行分配才能达到均衡。或许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一种是不变的经济；一种是容易变化的经济。但是在这种变化的经济中，所有的事情从开始都是可预期的。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化的理论转移到对真实世界问题的探讨，在真实世界中，我们之间的预期都是令我们失望的，而对未来的预期又影响着我们现在所作所为。当我们进行这种转变的时候，那么，联系当前和未来的纽带的货币的特殊性质就必须被计算了。但是尽管动态均衡理论必须是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它仍然只是关于价值和分配的理论，并不是独立的货币理论。总之货币最重要的属性在于它联系着现在和未来，除非利用货币，否则我们甚至不能开始进行讨论当前活动的预期改变所带来的效果。即使取消了黄金、白银和法定的货币的属性，因而就会产生货币经济所特有的很多问题。

在某个单一的行业，特定的价格部分取决于进入边际成本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部分取决于产量。即使在研究整个行业时也没有理由修正这个结论。一般的价格水平部分取决于今日边际成本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部分取决于总产量，即就业量。当我们把产量作为总产量时，任何行业的生产成本部分取决于其他行业的产量。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变化，是需求变动对成本和产量的影响。当我们把需求作为一个整体且不把对单个产品的需求看作是孤立的时候，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不得不假定总需求是不变的。

如果把假设简单化，及假设进入到边际成本中的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都随着工资单位的变动发生相同比例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般的价格水平（假定资本和技术都是给定的）取决于工资单位，又取决于就业量。因此货币数量的改变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可以被认识是由工资单位的影响和就业量的影响组成的。

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对这个假设进一步简化。并假定：

1. 所有未被使用的资源是同质的，在生产人们所需物品时可以互相替代
2. 只要还要剩余的生产要素没有被使用，那么进入到边际成本中的生产要素就是满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任何的失业，货币数量的增加就不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就业量会按照与有效需求相同的比例增长，有效需求的增长是由于货币量的增加引起的。只要达到了充分就业的状态，工资单位和价格就会按照与有效需求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只要存在失业状态，就存在完全的供给弹性；只要达到了充分就业的状态，就会存在没有弹性的供给。假如有效需求和货币量保持相同比例的变化，那么货币数量论就可以准确的表述成如下：“只要存在失业，就业量就会与货币数量发生相同比例变化；当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价格就会与货币数量同比例变化。”

尽管通过假设可以让我们满足于创立货币数量理论，但是现在必须考虑事实上影响事件的可能性因素：

1. 有效需求没有与货币数量发生同比例变化
2. 由于资源是不同质的，随着就业量的主键增加，收入将会呈现递减变化而不是保持不变
3. 由于资源不具有可替换性，一些产品将会达到没有供给弹性的状态，而另一些产品任然没有被使用。
4. 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前，工资单位就会趋向于上升
5. 进入到边际成本中的要素报酬并不按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货币数量的改变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一般来说，有效需求的增加将部分导致就业量的增加，部分导致价格水平的提高。所以与存在失业时价格的不变不同，与充分就业时价格与货币数量同比例增加也有所不同。实际上，价格是随着就业量的逐渐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价格理论是分析货币量的变化与价格水平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目标是决定价格相对于货币数量的变化的弹性。因此，价格理论必须研究上面所提到的五个复杂的要素。

货币数量的变化对有效需求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对利息率的影响而产生，假如这是唯一的反应，那么其影响的数量可以从下面三个要素中推导出来：

1. 流动性偏好曲线，他告诉我们为了使得新增加的货币量能够被人们所吸收，利息率应该下降多少
2. 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他告诉我们给定的利息率下降到何种程度，才能增加投资
3. 投资乘数，它告诉我们投资增加一定的量时，会导致总有效需求的增加

凯恩斯自己论述到；尽管这个分析从引入顺序和方法的角度来说对我们的研究是具有价值的，可是假如我们忘记这三个要素本身也去取决于上面没有考虑过的复杂要素2，3，4，5，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流动性偏好曲线取决于有多少新的货币被吸收到收入和企业的流通之中，而收入和企业的流动又取决于有效需求增加的程度以及有效需求的增加在价格的上升、工资的上升和产量与就业量之间的分配。更进一步讲，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部分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对未来货币市场情况的预期。最后，投资乘数受到有效需求的增加导致收入增加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分配的比例的影响。当然这些所述的并不是全部内容，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有效需求的数量与货币数量之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是紧密相对的，二者的不同之处是有效需求相当于预期收入，也就是对有效需求的预期能够生产继续进行，而不是实际实现的净收入，即它是毛收入。但是“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仅仅是个名字，他没有解释任何东西。没有理由能够期望“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是个常数”。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

报酬递减和报酬不变的区分部分取决于工人所得的报酬是否与其效率成严格的比例。如果成严格的比例，当就业量增加时我们就有不变的劳动力成本（以工资单位衡量。）但是如果抛开个人的工作效率，某种特定等级的工人的工资都是相同的，那么不论设备的效率如何，劳动力成本是上升的。而且假如设备是不同质的，其中某个部分生产单位的产量需要较大的直接成本，那么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就多了一个使边际直接成本增加的因素。

因此，一般来说，供给价格会随着一定的资本设备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就联系在了一起，而不管工资单位是否发生改变。

供给时常缺乏弹性，一般来说，对某些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将会达到一个没有供给没有弹性的水平，而在其他方向上，还有大量的剩余资源没有被使用。所以随着产量的增加，一系列的“瓶颈状态”将会出现，此时某种商品的供给就不会在具有弹性，其价格就会上升到必然能够把需求转移到其他方面的程度。

在3与2的条件下，供给弹性部分取决于时间过程的长短。如果我们假定设备数量的改变所花费的时间足够长，那么供给弹性必定会逐渐增加。因此当有效需求的适度改变发生在失业扩大的时候，那么这些有效需求将会被主要作用与增加就业量，而很少用于提高价格，如果由于很多未知的大改变引起的暂时性瓶颈状态，那么此时有效需求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价格，而不是提高就业量，它在开始时的程度要大于后面出现的程度。

由此可见，在达到最终充分就业状态的关键点时，货币工资对于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增加的反应就是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与工资品的价格增加的比例相同。在达到这个关键点之前，增加的有效需求倾向于提高货币工资，但是提高的比例并不是与工资单位提高的比例完全相同。

在上述中我们做了一定的简化包括：假定各种进入边际成本的要素的报酬以同比例变化。然而事实上，以货币衡量的不同要素的报酬率表现出不同的程度，也可能还具有不同的供给弹性，这些供给弹性是相对于所提供的货币报酬的改变所作出的反应。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价格水平是由工资单位和就业量两种要素组成。

边际成本中最重要的要素可能会与工资单位发生不同比例的变化，也许其波动范围更广，他就是边际使用者成本。因为当设备必须更新时，增加有效需求能够普遍带来预期的迅速改变，当就业量逐渐改善时，边际要素成本可能会迅速增加。

当有效需求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不能对产量产生进一步影响，而仅仅是成本单位和有效需求同比例增加时。我们就达到了一个状态，该状态可以被适当地认为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在达到这个点之前，货币扩张的影响仅仅是程度的问题，我们不能在之前的某个点上画出确定的线，并宣称通货膨胀的条件就是在这里找到的。货币数量的每一次增加，就增加有效需求而言，其作用可能一部分在于提高成本单位，一部分在于增加产量。

因此看起来，似乎我们在通货膨胀发生的关键水平的两边存在情形不对称。当有效需求所见到这个关键的水平之下时，将会减少以成本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当有效需求的扩张增加到这个水平之上时，一般来说，此时就不会有增加以成本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的效果。这个结果是由我们的假设条件推导出来的，即各种要素，尤其是生产工人，会拒绝其货币工资的减少，但是没有相应的动机使其拒绝货币工资的增加。

反之，如果当出现趋向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时，货币工资会无限制地下降，那么上面的不对称就会消失。但是在这种情况，只有当利息率下降到不能再降或者工资为0时，才会出现低于充分就业状态的情况。然而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要素，这些要素的价值是以货币衡量的，而且不是固定的，不过它们至少具有相当的刚性，这些要素能够给我们提供货币系统中的稳定价值。

认为货币数量的任何增长都是具有通过膨胀性的观点（除非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指的仅仅是物价的上涨）是与古典学派的假设紧密联系到一起的，这种假设总是让我们处于某种条件之下，即当生产要素的真实报酬减少时，将会导致这些生产要素供给的缩减。

在长期而言，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取决于流动性偏好，长期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取决于工资单位的上升速度（更确切的说，是成本单位的上升速度）与生产系统中效率的增加速度之间的对比关系。

**后记**

**花了四个月读这本书。起先通读一遍，随后做读书笔记时每个章节又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最后才有了这篇笔记。**

**说说这本书吧，我觉得凯恩斯关于货币、利息率、资本边际效率的分析，是此书的精髓，他带领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经济运行的本质，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之前任何一本经济类的书目没法比拟的，正因此我珍重这本书，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读他的思想。这是一本好书，当初觉得晦涩难懂的地方，现在也已经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它带给我的是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律。**

**对我而言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开始，正如在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研习的是一种经济学式思考问题的方式，四个月的苦读确实在这方面很有体感。今年学习的目标是通识经济学理论，距年末还有4个月，还差几本教课书没看完，分别是：宏经（复习）、国经、货币银行学、可能要来不及了，但依然会全力以赴。**

**这本书很难，当今天我回味这四个月每天的清晨、夜晚，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何况我一做就是一年。能做到是因为我渴望，不是对经济学的喜爱而是对知识纯粹得渴望，世界很大，很复杂，我想多理解点。然人生而有涯而知无涯，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今天能有新的感悟，那么昨天的自己就死了，每天都是在革新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告别，和明天的自己交接，人类是这么进步的，我也是这么成长的。我对现实有很多看法，很多都来源于不同领域的交合，我技术出身，这条路我选择的很对，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但是我能把事情做好，我选择是因为我需要这个能力，4年前选择技术是我源于对未来的预判，今天我同样在思考未来，我同样选择我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坚定得走着，我相信学科、领域总有交融的地方，这是我的原动力，也是我的特长。**

**现在，我越来越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了，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中间过程，很多人明明没有什么内涵，每天也不会修炼自己，下了班就是吃喝玩乐，混混日子上个班，却常常在公众场合标榜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一点都不自持。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人了，这种情感，可能预示着我正在处于一个交替的阶段，我还没法很好的平衡自己的内心，很多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但是就是平衡不了，我需要时间和阅历、履历来沉淀一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篇后记在讲什么，可能凌晨太晚了，我也有点累了，强忍着下班后做个此书的总结，是为了明天新的开始。很多人都和我说要一起学经济学，可最后走到今天也就我一个，是有点难，一时兴起沉不下心是通病，人各有路，但愿早点找到目标。**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用阿里的鸡汤来说，昨天的最高表现是明天的最低要求；觉得痛苦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哈哈哈，原来我也会说这种话，不超越一下自己是没法向前滴。天道会酬勤吗？会的吧。怎么说我还是有点厉害的，关键时刻，我会出手的，潜龙不就为了那么一个机会吗才现的难道不是吗？**

**-------2017.07.30**